

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

奉迎鼓三嚴典儀帥文科唱擗官武科唱擗官致詞官吏兵曹正郎通

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入就位文武科諸生皆就勤

政門外文東武西判通禮啟外辦中禁傳嚴殿下陞輿以出繖扇侍衛如

常儀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祝泰隆安之樂殿

下陞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憂啟樂止

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文

科唱擗官武科唱擗官升自西階各就唱擗位東西相向立承旨二人

前承教承旨一人由東戶出詣文科唱擗官之北相向立執事者內侍別監

以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興對展承旨一人由西戶出詣武科唱擗官之北

東向立執事者內侍別監舉武科擗案從之二人承旨取擗授武科唱

擗官武科唱擗官跪受以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興對展承旨二人俱還

侍位文科唱擗官唱文科第一名中禁傳呼入就位武科唱擗官唱武科第

一名中禁傳呼入就位以次相間唱名訖唱擗官俱降復位執事者置

擗於案上退通贊贊四拜諸生皆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初諸生

擗於案上退通贊贊四拜諸生皆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初諸生



拜將畢吏兵曹正郎陞自西階吏曹正郎就文科唱榜位之南兵曹正

郎就武科唱榜位之南東西相向立承旨二人前承教承旨一人由東

戶出詣吏曹正郎之北西向位執事者內侍別舉文科紅牌案從之

二人承旨取紅牌函授吏曹正郎吏曹正郎跪受興降自東階承旨一人

由西戶出詣兵曹正郎之北東向立執事者內侍別舉武科紅牌案從

之二人承旨取紅牌函授兵曹正郎兵曹正郎跪受興降自西階承旨

二人俱還侍位執事者俱退通贊贊跪諸生皆跪分賜紅牌文科吏曹

正郎次分賜化及酒果花內侍院掌之次賜蓋文武科一等三通贊贊

俯伏興四拜興平身諸生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分

引文武科諸生以次出初諸生將出門典儀設宗室及文武群官稱賀

儀如正至儀訖奉禮郎分引群官就位北向立定致詞官升自西階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群官皆跪致詞官賀稱議政具官臣

某等言天開景運賢俊登庸禮當慶賀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

拜興平身群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判通

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協律郎俛伏舉麾興作

樂 殿下降座陞輿還內繳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



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乙酉 上以便服率

王世子以下群臣詣成均館謁聖御明倫堂出策題 王若曰今國家

之事可言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輪對所以盡下情察賢否也然其

弊或至於讒間忠賢婚禮所以正人倫順陰陽也然土風男歸女第其

來已以人情安之未易猝變臺諫風聞已有著令所以杜告訐之端也

然有妨於振紀綱正風俗此二者利害相關議者紛紛莫適所從歷代

可法之迹當今可行之術陳之無隱將以觀適用之學遂 幸幕華館

試武科先試騎射次試擊毬次試步射一百八十步次講經書武經詁

還宮命入舉子卷子五道親覽○禮曹啓二品以上群官於大小朝會

殿庭拜禮時各令其吏鋪青坐子有違於朝班嚴肅之意今後除坐子

依常例鋪設草席從之○丙戌受常參輪對經筵○成均大司成權

採等進謝箋其辭曰祇謁先聖既恢崇德之規下策諸生復闡右文之

化事光簡策喜溢臣工竊念學校風教之源人材國家之用故斯文之

興替關世道之污隆養老乞言實帝王之彛憲增負試士乃漢唐之令

猷皆得作成之方以收治功之效恭惟兄文兄武乃聖乃神鵠集泮林

邁魯詩之降我鳶飛雲漢同周雅之作人屬茲太平之辰宜舉盛美之



事乃駐王輦乃御黌堂既垂綸綍之音又錫醇醲之享遂使韋布之輩咸覩冕旒之光鼓笥篋者幾何園橋門者莫計橫經問道奚獨誇於往時考藝求賢更有光於今日多士雷動四方風行臣等猥以庸資幸逢昭代於倫於樂欣瞻翠華之臨雍曰壽曰康嘉由青衿而祝筭○取文科崔恒等二十五人武科金壽延等十人○戶曹啓濟州旌義大靜三邑人民救荒米豆雜穀共一萬石及鹽一百石僦商船漕轉又以三邑官船分載八送其不足米穀令監司量宜加送後啓達從之因全羅監司之請也○對馬州倭宗彥七使人謝賜米仍進土宜○丁亥受常察視事經筵○咸吉道監司金宗瑞啓慶源則舉邑移排故人物亦皆入居鏡城則還為知郡仍存其號不可盡徙軍民宜擇鄉吏日守官奴婢壯實者及壯實正軍五百五十名入居其雜色軍守城軍共計三百十戶使之存留不失官號各官鄉吏日守各守其官不可入居也且土豪及諸處伴僮若并抄定則人心浮動待入居事定後刷出以補入居正軍之闕令議政府六曹議之議曰依所啓施行但土豪及伴倘并令抄定以固遷徙之心從之○命義禁府李義山終制後還放貶所○戊子以高得宗為禮曹右叅議以新及第崔恒為集賢殿副修撰曹碩門世



子左正字朴元亨禮賓直長丙科七人拜官有差○上御勤政殿放文武科榜如儀○兵曹啓曰咸吉道下番甲士及去官作散人與內禁衛甲士朝士等率丁各品伴黨若有事變並令赴防從之○已丑幸楊州林堂觀放鷹○還給文貴職牒貴派連王室 上聞病苦遣醫療之貴泣謂醫曰臣願平生復謁龍顏今臣病苦奈之何醫來啓上憐之有是命○庚寅三功臣嫡長等進豐呈 上御勤政殿 王世子以下諸宗親駙馬異姓諸君二品以上及諸承旨等侍宴○咸吉道監司啓慶源府寧北鎮新設四站吏江原道嶺東驛吏三丁爲一戶刷出六十戶每站各屬十五戶助役奴子則以道內公處奴婢每站各屬十戶位田則依他給之初年馬匹補添則刷出道內牧場兒馬不字雌馬及神布魚鹽隨宜給之令議政府六曹議之僉曰嶺東各驛咸吉道各驛時立人吏馬匹之數令其道監司覈實啓聞後更議其助役奴子及位田折給馬匹補添等事依所啓施行從之○兵曹啓別侍衛勿論有無職並皆入屬因此元有職者皆得遷轉去官其白身入屬者遷轉無路今後有職者勿許入屬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啓曰以監司所移之文觀之依式赴防守城正軍三百名防留軍一百名甲士二十二名



見今入居鏡城正軍五百五十名吉州正軍四百名端川正軍一百名  
共計已赴防一千四百八十二名以節制使之牒觀之吉州餘正軍二  
百名甲山鏡城餘在咸興以南各官正軍五百名及下番甲士防牌等  
督令入送事已曾行移雖有賊變赴防之軍不下二千二百餘名而反  
以道內之軍難以當之顛倒以報甚不可也已赴防軍人姑除各官守  
令率領量其事變緊緩而爲之若有大黨之賊之來令及時馳報從之  
○辛卯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壬辰幸慕華館先使軍士擊毬次使  
宗親宰相與軍士騎射次騎槍次使軍器監放火炮○下鈴平君尹季  
童僉知司譯院事俞興俊前錄事申自守等于義禁府蓋季童親兄敬  
童曾娶甘英貴女子居長湍俞興俊率奴子盜率敬童以其女妻之故  
也○癸巳御勤政殿受朝毛憐衛指揮李撒萬答失里使千戶童完者  
沾木兒來獻土宜○經筵輪對○吉州牧使李養性綾城縣監盧執辭  
引見曰字民慎刑○上令安崇善議于領議政黃喜等曰軍器監火炮  
關係匪輕委之藥匠而無監掌之官倘有事變誰能掌之注簿邊尚觀  
有故則尤爲可慮依司僕兼官例朝官及子弟中揀擇監掌何如喜等  
曰上教允當乃命兵曹曰擇朝士及衣冠子弟精巧有武略者授



以親官依兼司僕列專掌其事如有事變分領防禦其監掌條件磨鍊以啓兵曹啓曰揀擇精巧有武略者十人稱兼軍器火砲製造之事專治熟習令軍器監提調檢察勤慢從之○賜野人千戶童完者帖木兒等衣服笠靴○禮曹啓舞童以各司有限之奴充定弊將不勝今後依前此樂工定屬之例婢妾產子孫內限學生限自丁補充軍及勿問是非身良水軍稱干稱尺等各色補充軍子孫甲午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女妓嫁良夫所生宣德七年七月初一日以後女妓嫁東西班流品七品以下文武科出身人生貧成衆官有蔭子孫所生丁吏同腹子枝一族中音律傳習可當人公私婢子甲午六月以後壬子七月以前嫁良夫七品以下人所生巫女經師子孫等年八歲以上推刷給奉足二名完恤本家屬于舞童及其年壯移屬樂工并計前仕去官且經師巫女公私賤嫁良夫所生及各色補充軍所生今五部官吏推刷已曾立法而全不用心推刷今後令漢城府官吏專掌推刷隨其現推雖一二名每月依式定送從之○傳旨兵曹各年逃來倭人曾令所在守令給衣糧土田常加完恤勿使飢寒然不用心存恤以致踈虞其細考倭人居計貧富以啓○甲午受常參視事右議政崔閔德啓曰城堡所以禦侮而保



民歷代莫不重之宜命大臣掌築諸道之城但城基雖廣而險內無泉  
水且乏糧儲必不能固守大抵城基不宜於高山又啓曰臣爲兵曹判  
書時請加甲士今內禁衛鎮撫忠義衛等皆授甲士之職番上之數雖  
曰一千其實則不過五六百衛士甚少今雖昇平無事不宜如是之少  
也今後甲士之職毋授雜類加選充數何如又啓曰京中造成監役官  
吏皆授賞職至若築城但有類此之罰而無有賞典其堅緻造築者乞  
加資級以賞之 上曰卿言善矣當與大臣更議又啓曰臣在家多懷  
啓達之事老病善忘未能盡達 上曰思則啓之或書之入內亦可聞  
德自此每入必啓築城備邊之策聞德出 上謂諸承旨曰三番甲士  
合爲二番一番各一千五百則糧餉似費然侍衛亦豈小事中國常養  
四萬之衆我國固不能比擬於中國然一千五百俸祿何難○輪對經  
筵○傳旨禮曹集賢殿官負專爲講經製述以鍊其才曾有著令近來  
又廢職事誠爲不可書筵官負只讀進講經書全不分經講讀亦爲不  
可自今集賢殿官負經史子集隨其郎廳材質分授講讀每日某官  
自某處至某處講讀明白置簿至月季開寫以聞每月十日一次堂上出  
詩文題令諸官製述揀擇一等入格詩文亦於月季開寫以聞書筵官



負賓客分經使之講讀依集賢殿官負例施行永爲恒式○乙未幸喜  
雨亭觀新造戰艦 王世子扈 駕初琉球國人到國命造戰艦浮于  
西江與本國戰艦並駕較其快鈍琉球國人所造船稍疾然不甚相遠  
或從流而下或溯流而上如是者再三乃止命饋司水色司宰監官負  
及琉球國造船人仍設小酌宗親與司水色提調侍馬還駕至光化門  
駐馬命撞新舊鐘新鑄鐘聲稍優○判洪州牧事田興子稼生狗生中  
親試與進箋以謝○丙申幸東郊觀放鷹○丁酉受常參御經筵謂經  
筵官曰設集賢殿專事文翰也昔丁未親試集賢殿多中之予竊喜焉  
以爲此必常事文翰之故也近聞集賢殿官負率皆厭之希望臺諫政  
曹者頗多予以集賢殿爲重選而禮待異常無異臺諫厭事求遷尚且  
如此而况庶官乎人臣奉職之意果如是乎爾等毋有怠心專業學術  
期以終身○教旨今後詛日除會禮○差司譯院注簿智仁勇管押被  
虜逃來唐人呂用等五名解送遼東○命給琉球國船匠二名及妻月  
料○禮曹啓倭人鑼鐵禁其私買並令公買因此典賣各司思欲減價  
客人之意以謂價少不及汲汲交易相持累朔支持有弊依已曾受教肅  
拜五月後則勿論公私買賣從之○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江界節制



使北征時被虜本國女帖兒漢及子息前此其夫野人來請帶回然元  
係本國故奏聞留置今彼人等投誠效順其帖兒漢及子息並令下送  
若其夫出來再請則留其人於江界間延等處及時馳啓雖非其夫而  
他人請之亦令留置以速啓違○戊戌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賜  
文武科恩榮宴于議政府以領議政黃喜右議政崔閔德爲壓宴官兵  
曹判書崔士康爲赴宴官○傳旨利川縣官曰讓寧大君給傳以送○  
禮曹啓人臣義無私交會次入朝人等本家族屬不顧大體其於朝廷使  
臣來往及本國使臣赴京或寄書信或通言語於義不可其中不得已  
有相通之事具告本曹轉聞後乃授赴京通事入送如前潛隱相通者  
授受之人並依漏洩軍情大事律科罪其赴京通事委去事外閑言本  
國大小事情亦依此律科罪從之○己亥視事輪對經筵○文武科進  
謝恩箋曰乾坤大度並育洪纖擣櫟散材偏蒙雨露祇承優渥采切兢  
惶伏念臣等螢雪微蹤彙韃賤品彫篆學陋安知四部之書射御才疎  
固非萬人之敵又傾葵於日下濫折桂於雲間名登漢殿之臚傳序列  
周庭而虎拜超資越級方驚寵數之加鼓瑟吹笙更霑華筵之錫樂似  
萍之鹿歡同在藻之魚息出無前感臻罔樞茲蓋伏遇克明克類乃



乃聖乃神任賢使能不闕雍熙之化臨軒試藝無收文武之才遂令猥  
瑣之徒獲被殊尤之澤臣等謹當永肩節義倍殫忠誠以事一人希山  
甫之補袞決勝千里效子房之運籌○寧北鎮兵馬節制使判鏡城府  
事李澄玉進箋謝賜父母米○召政府兵曹都鎮撫議事其一曰國初  
甲士之額不過五百其後太宗加設五百以半侍衛於太宗以半侍  
衛於予今也若忠義內禁別侍衛等及三軍鎮撫等受迺兒職者頗  
多故甲士之額太減僅存五百之數有違於設立之本意今欲加軍職  
以差雜類甲士之職不許雜差何如僉曰允當仍啓曰軍職加司正一  
百副司正三百共計四百何如其二曰各道軍容城子巡審使以兵曹  
堂上都鎮撫每年春秋分遣諸道並點防禦之事以爲恒式何如僉曰  
允當其發遣日期平安道則每年自十月翌年二月爲限其餘各道十  
月發遣爲便若兵曹堂上都鎮撫皆有故以他官二品以上代之其三  
曰刑曹啓鑄鐵器四貪利之徒希望賞給或請或買陰誘鑄成公然告  
捕姦譎莫甚請除給賞何如僉曰允當其四曰前此咸吉道監司金宗  
瑞啓兀良哈月下言我父蒙朝鮮萬戶之差率管下人効力防護吾亦  
當時未蒙中朝之命意欲繼父之職率管下人爲國効力從願除職何



如又啓翰木河住權豆父子管下斡朵里等未有統屬問之曰統領汝輩者誰歟荅曰權豆養子老胡赤可以爲首統衆觀其形勢皆付胡赤凡察則人皆厭之且於本國素有讎嫌若統其衆則後害可慮胡赤今未受職於中朝且依本國求領其衆若遂其志將德我國盡心効力矣若以爲中朝置衛所屬之人不可輕許其任則姑使邊將權許統衆之文何如議諸政府六曹議論不一更與都體察使副使都節制使慶源寧北鎮節制使同議以啓宗瑞回啓曰都節制使在龍城都體察使副使則在吉州故未即同議隨後議啓然臣前啓之時宋希美言月下自中勢強近居所多老今當移徙搖動之時須及從願賞職後必有利李澄玉言凡察屢無禮於我國常懷疑二若盡領其衆則必不利也老胡赤分領其衆則勢分力弱須及凡察未還之時給老胡赤領衆之文時勢相當機不可失也成達生曰月下授職無損有益胡赤領衆事意在可否之間河敬復沈道源等曰可當臣觀野人情狀與其示之以威莫若結之以恩今日急務和親爲貴將何以處之歟僉曰月下胡赤等時皆不統於我國汲汲除職委任似乎不可況凡察今旣入覲天庭若受統衆之命而還則如之何不若徐觀其勢自爲酋長者出然後因以厚



接可也。上皆從之。○禮曹與承文院提調同議。啓曰：對馬州逃來人物，彼若請還，則對之爲難。且請還與否，亦未可必。而時殊勢異，請還之日，臨機以答。宗貞盛請馬事，馬是軍國所重，且無請借之例。禮曹不能啓達，爲辭。姑送他物之好者，從之。令禮曹答于貞盛曰：諭及馬匹難以啓達，姪將繇紬十匹、虎皮四領，就付回人。○禮曹啓息津人田奉夫妻年皆七十有餘，其子錄顯，其妻自少至老未嘗離於父母之側。每當飲食，嘗其甘旨，怡顏奉養。於服勤南畝辛苦之餘，晨昏不廢。李英之子浹，既無兄弟，亦無親族，自耕自爨，以奉其親。歲乙未，遭父喪，朝夕之供盡賣家財，不顧妻子之養。守墳三年，歲辛亥，喪母，亦賣家財以供塗。盛守墳三年，元六年朝，夕哀號寢，苦歎粥，以終喪制。稷山人田秀父得半身不遂之疾，秀須臾不離於側。父死，哭泣過哀，雖寒不著厚衣，雖熱不脫衰麻，負土加塚，以終三年。陪居老母，甘旨嗜欲，隨意奉養，宜並復其戶。載寧人隊副張厚妻，七月年十六嫁，厚年至三十四，其夫從役病死，行喪三年。其後父母欲改嫁，泣且誓曰：當終身不改。遂不肯從。朝夕養姑，鄉鄰稱孝。婦歲在己亥，姑亦病死，行喪三年。朔望之祭，朝夕之魚，竭力奉行。至今不出夫家，不食肉味。年今四十五歲，其於婦道信義已



着節操挺然宜旌門復戶恩津人李亨之歲在丁酉其父疾苦嘗其心  
痢驗其生死及遭喪倚廬三年 脫經帶寢苦枕塊啜粥面黑擔土負  
石自塋自域俯從其制越歲庚戌又遭母喪亦守其墳不出洞口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喪父喪母不離墓側凡六年矣崔尚河年十三父贊若  
赤痢卧床四朔幾至於死竭力奉藥病得平復及其父死哀毀祥禫後  
一年不離墓側奉祀如三年之內其母召而後還家今赴鄉校其母所居  
之里相距五里餘不廢定省勞求甘旨不輟奉養有疾則衣不解帶不  
飲不食嘗藥治療礪山入盧晤歲甲午其父益成在京身死晤方六歲  
哭泣來京設奠使奴主之還家守喪三十年至十四改棺還鄉里殯于  
家側依新喪例終三年至甲辰葬于益山凡諸祭奠竭力爲之曾祖母  
曹氏身死服喪期年外祖年老且病隨居侍藥一如親子治病定省孝  
養亦無欠闕及沒哀痛哭泣服喪追薦母又寡居二十餘年竭力奉養  
其孝行異於他人而能通文算亦有武才宜並叙用皆從之○禮曹啟  
翰采里副司古童者音波自願侍衛給月料衣纏及家舍 從之○庚  
子義禁府啓尹孝童申自守欲得病兄敬童家財奴婢使聚祖系微劣  
再更其夫甘英貴女子孝童律該杖一百自守杖九十俞興俊貪其財



物奴婢竊有妻敬童作瘠律該杖七十仍令英貴興俊之女並皆離異  
從之○辛丑 上率王世子幸慕華館先使三大君諸宗親騎射次  
使軍士擊毬步射二百步又令騎射次使近仗等習杖又令爭走○聖  
節使成抑回自京師○賜祭于卒判書柳龍生其教曰人惟求舊方期  
輔弼之功天何不遺亟奪老成之德宜頒恤典以慰英靈惟卿棟樑奇  
材簪紳華冑寬裕弘博之器足以有容叢剛強毅之才亦能禦侮值丙  
鹿之季運遇聖祖於潛龍昵近帷幄之中遂登元從之列入勤內侍  
出筭邊籌以贊勇智之謀用邊島夷之醜及我昭考之世益勤忠義之  
誠中外歷揚恩威昭著節制兩道民服嚴威判書三曹人稱明斷參贊  
政府奉使天朝隨所職而有稱復無施而不可謂壽考而與試何壯猷  
之云亡茲節惠而易名乃遣官而致奠於戡君臣之義當盡始終恩禮  
之加何計存歿○壬寅御經筵○傳旨禮曹對馬島被虜本國女性仇  
之無族親無巢穴飢寒可慮令所在守令常加存恤備給衣糧勿使飢  
寒○司僕寺提調啓六番諸員共計一千三百名分二番一年相遞番  
上然當春秋講武之時合番立役肆未休息誠爲未便於六番請各加  
二十又時波赤等不習武事未便已入屬人皆令試才其無才者汰之



自今以後新屬之人試其調鷹放鷹療理病鷹之術并試射御須擇有  
恒產者入屬又京畿壺串牧場考察踈虞體大馬或被盜或潛換臨津  
縣監兼差監牧官檢察本寺官負不時發遣審視皆從之○禮曹啓  
倭人三未三甫羅率本國被虜人尹元萬以來依前例給賞布十匹  
從之○癸卯御經筵○懸新鐘于光化門○禮曹啓自願侍衛兀良哈  
千戶童海衣服笠靴衣纏朔料家舍家財鞍馬奴婢受職等事依童  
者音彼例施行其妻衣纏朔料依金自還妻例給之從之○教旨濟  
州進上毛馬粧皆粧以腴皮故難備有弊今後勿論狹皮馬牛皮狗皮  
隨宜粧飾以進○乙巳 上率 王世子親祭健 元陵書停于樂天  
亭前平次于麻田渡南牧場平○賜米豆共五十石于開慶寺○丙午  
親祭 獻陵○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敬不敬  
之人王所必誅禮曰齒路馬有誅蹴路馬藹有誅齒蹴猶有誅况其騎  
乎今之仗馬即古之路馬也每當行幸登粧立於駕則非他乘馬之比  
也司直洪有勤久兼司僕非不知仗馬非人臣所得而騎也於本月十  
九日行幸之時敢騎仗馬其為不敬莫甚於此聞者見者罔不驚駭  
殿下特以待從之久不置於法只罷職任非惟臣等痛憤一國臣民



舉皆缺望臣等伏望將有勤不敬之罪下攸司鞫問元情明正施行以  
答臣民之望綱常幸甚教除他事只收椒牒○戶曹啓前此都督李擻  
滿荅失里及指揮李滿住各賜米二十石因此野人等連續出來皆請  
穀種若盡從其請則後來無窮將爲難繼厚慰送之勿給穀種從之○  
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使人謝賜燒酒米豆仍進土宜○丁未受常叅視  
事輪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前佐郎洪元用進甘露所需松枝一  
盤令承政院視之諸承旨啓曰其甘如蜜真甘露即請思政殿門外請  
行賀禮 上曰昨日予謁 獻陵時東宮別監折甘露所需松枝以示  
世子及還宮世子命內豎往視後園松枝之上亦多有之予聞之猶以  
爲未信也今因元用所進聞卿等之言乃知其實也命除賀禮○司憲  
府上疏曰臣等竊聞禮曰蹴路馬芻有誅蹴菑猶誅况其擅騎乎洪有  
勤微乎賤者自少過蒙 上恩甘暖優於口體及其壯也乘肥衣輕官至  
五品恩榮踰分宜當思其所生恐懼隕越之不暇不此之願志盈氣滿  
反生驕僭於月十九日行幸以其所騎蹇足之馬遂換仗馬擅騎焉  
其恣慢不敬之罪莫此爲甚此而不懲何以戒儉小之徒乎乞將有勤  
鞫問不敬之情道之於法幸甚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然有勤本不知



事理者也豈有心而爲之哉徒知所授司僕馬換騎之例也今者既罷其職又收贖牒亦何加罪持平鄭之夏啓曰無知小兒與生長鄉曲者尚知仗馬之不可騎也況有勤久兼司僕多年侍從豈不知仗馬之不可換騎而爲之哉厥罪非輕宜置於法 上曰非故犯也凡過誤所犯予嘗末減而獨此有勤何從法律之夏又啓曰侍從既久當知路馬之不可騎而今乃換騎非故犯而何宜當明置於法以戒後來 上曰當於京畿自願付處○召議政府六曹議事一今者通事金精秀回自北京曰指揮金聲之弟言曰去冬裴指揮見辱於楊木荅兀 皇帝欲發遼東軍九千皇城軍一千致討以洒之其皇城軍糧餉令朝鮮供之予聞之以爲一千名一朔之糧不過四百石加一朔則八百石其數不爲多至且此事不得已而聽從若待勅書而後轉輸則無乃事緩乎預先次次轉輸以待之何如彼人等聞本國資糧必結怨於我國然聖旨不可不從何計其怨我乎然今當慶源寧北一時並設糧餉不敷將以此奏之必不准矣准不准之間奏請何如此非細事其共熟議以啓僉曰此是傳言待見勅書後更議申槩獨曰今不多之數次次輸轉預備何如一金精秀又言禮部程郎中言於宋成立曰 中宮東宮



宮進獻紅紵布何以同裹於一袱與一油氈成立答曰若別裹具過重  
負重用是同封耳程郎中又曰啓汝 殿下自今別裹可也予聞之以  
爲兩宮布子同封一袱其來尚矣前無言說者今始言之必有以也抑  
恐成立錯言而然僉曰 上教允當宜山君來則必知其實然臣等謂  
不是成立之所錯恐怒甲移乙之辭也一被虜帖兒漢厥初委係本國  
奏聞留置今更思之此女之有無不關國之利害且其夫去秋來請肆  
欲還送然其時奏聞留置今無故而發還似乎不可待其夫更請而發  
還乎待見勅諭後發還乎領議政黃喜等議其夫更請而發還爲便  
工曹判書趙啓生議初既奏聞留置當具其辭更奏後發還釐成盧閑  
議使邊將知會來請後還送戶曹判書安純等曰國之利害何關此女  
之有無即今發還可也一禮曹啓倭客賣來銅鐵或三分之二或爲  
半於浦所留置和賣何如戶曹右叅判朴信生議除鐵外銅鐵爲半  
并其餘物令京中賣來和賣兵曹左叅判鄭淵曰以典農寺絲布每年  
秋冬常換絲紬以待倭客出來送于浦所令賣銅鐵以備國用折半京  
中賣來且許其浦所私相貿易刑曹左叅判崔士儀曰因此生變可慮  
又國用銅鐵藥材等物恐不賣來依前施行叅贊李孟昉曰轉輸有弊



依前啓施行但令禮曹量其物主尊卑與其舟楫通不通之時加減轉輸安純等曰前旣減輸今又減數恐違歸附之望義當仍舊吏曹判書申鑒等曰驛路疲弊皆委浦所和賣喜等議除京中輸轉若不獲已國用之物則送縣紬于浦所量宜貿易載船賚來一議於黃喜孟思誠許稠盧閑安純等太監尹鳳前者養母給糧之請予欲從之然傳聞之請開其聽從之端似乎不可故未敢從之今適其弟重富進馬憑其馬價欲給米豆共三十石何如僉曰上教允富又議于喜曰昔李叔蕃謂貞陵非正室乃妾也卞季良非之曰非妾也乃嫡也今誠妃亦如是也卿其時密近太宗必知其時衆議其悉陳之喜曰平久忘之矣然臣心以爲貞陵何與於配祭之例誠妃亦如是也倘或誠妃不諱三年後則必與貞陵同矣上曰予已具悉○對馬州上總守宗茂直使人謝米豆仍進土宜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六十四

夏四月戊申朔御勤政殿受朝對馬州太守宗貞盛及六郎次郎宗茂  
 直等使人來獻土宜○親傳夏享香祝○領議改黃喜率百官進賀甘  
 露箋曰一人御極光啓昌期二儀生祥式昭景貺瞻聆所及欣抃惟均  
 竊觀甘露之祥實是和氣所召唐堯致丹丘之獻漢明有陵樹之凝乃  
 此休徵復見昭代伏惟奉先思孝守位曰仁化侔元功馨香格于上帝  
 德隆善改膏澤浹于下民肆當謂 陵之晨乃有流液之瑞輟于松樹  
 甜如飴飴惟茲靈錫之臻諒為誠孝之感事絕今古懼騰邇遐伏念臣  
 等幸際熙朝欣逢嘉應駿奔在列獲瞻咫尺之威虎拜揚休恭上萬年  
 之祝○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使送人以貞盛之言啓曰因諸處之請不  
 獲已煩呈書契自今私請則貞盛名上填圖書非私請則職銜上填之  
 審而接之○忠清全羅慶尚等三道凶歎命減各司奴婢貢布之半○司  
 憲府啓李義山服父喪朝路騎馬又不歸父墳按律科罪命勿論終制  
 後還放貶所○己酉受常察視事御經筵○以申槩為吏曹判書鄭招  
 藝文館大提學金益精吏曹左察判權踏禮曹左察判○都承旨安崇  
 善辭職曰職任至重惟懼不勝乞解臣職不允○令承文院提調議慶



尚道富山浦恒居飢饉倭人十五戶給還上與否僉曰以還上給之則後難還收如不救恤以至餓死則亦不可忍視依本朝詳定賑濟之數限兩麥之熟計口十日一次賑給從之○僉知司譯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何回自遼東引見于思政殿初邊何之往遼東也進儒林謁權印千戶許福及鄒望劉進願質小學直解言語仍出示之福等看讀稱贊進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車同軌書同文四海萬邦共是一家非遼東之偏用也仍將外篇以講曰我如今先講外篇者二官都是朝官當以漢唐以後嘉言善行家齊國治爲先又曰看此解說僕宰相不是等閑人比於魯齊大學成齊孝經此語尤好望曰中國朝鮮三綱五常共是一般但語音不通耳若將此書教訓子弟即與華音無異及其回也望以詩贈之其贈李邊曰朝鮮國王遣其臣李入覲天朝道經襄平君謂予郡庠其人恂恂儒雅勤學好問質疑於予用能曉解領略服膺拳拳刀不小懈誠佳士也他日所就厥可量哉別予而去詩以贈之詩曰帝德如天格遠人朝鮮有客覲楓宸擒譙不忝爲君子專對真堪作使臣西日暮乾車轍兩東風晴泛馬蹄塵歸時語向而君道萬國梯航入貢頻其贈金何曰玄荒樂浪周箕子之封國也其遺風餘俗沾丐後人率



皆知禮義尚廉恥或能詩或能文禮貌衣冠非武人俗吏埒觀於今奉  
使可見奉使朝京回修刺謂予問以吾儒之學余老且病舊業荒無曷  
以爲奉使告我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嘉其嗜學之篤臨別作唐律一首以  
勗之詩曰使臣將命自東夷秋水精神玉雪姿萬里來觀周禮樂九重  
快覩漢官儀停驂旅邸怡情處載酒豐宮問字時平壤城頭歸去路  
江鴨綠渡晴滿進亦贈詩朝鮮國李金兩奉使寓遼陽公館是日執本  
國直解漢文來謂予曰先生掌教儒庠先知先覺與其進也幸勿見棄  
願啓明焉余喜其貴而好禮就正有道非敏而好學者豈能然哉况朝  
鮮昔周武封箕子之地居中國之東世篤忠貞悅貢王家衣冠書籍實  
同華夏之制此禮義之鄉也二公稟性端莊謙和敬士仁而且義常遊  
上國累覲天庭忠心惻切使節尤佳乘閑又能執經問難而明天性之本  
然於斯文有光可嘉可羨逐成俚語以贈之以記不忘云詩曰四海萬  
邦歸一統朝鮮自古重皇家有仁有義忠心惻無怠無荒使節佳歲歲  
來王遊上國年年進貢觀中華爾今就正明天性道德相傳誠可誇遼東  
人等見小學直解嘆羨欲以他書換之者多矣望前爲長沙王教官進  
官至知府皆貶遼東諸大人以兩人多聞定爲儒林訓導○上曰寧



北鎮節制使李澄玉請伐童猛哥帖木兒之弟都觀察使金宗瑞以爲  
不可伐兩議何如領議政黃喜等啓曰無侵掠之釁而代之則彼必憤  
怒多引雜類來侵矣上曰然予亦以爲猛哥帖木兒喪亡之後我國  
因而置鎮不可無豐端而輕動以伐之卿等熟議以啓○庚戌謝恩使宜  
山君南暉副使府尹洪理回自京師○御思政殿設宴慰成吉道都體察  
使河敬復副使沈道源等宗親侍宴命饋從事官池浩○前中樞院使  
李貞幹來謝其母金氏貞大夫人之封賜金氏皮坐子一事○辛亥輪  
對經筵○對馬州住倭六郎次郎因饑請糧令承文院提調議之命議  
啓曰側聞對馬州全失農業若不賑窮恐必生變量宜給之何如命  
賜米豆共二寸石○兵曹啓慶尚道合浦屬防牌元數六十名一朔三  
十名赴防然居近地者則已矣七八日程途居接之人則在家日少每  
番定爲二十名分三番相適從之○詳定所啓合和御藥乃奉上之事  
關係雖重然非祭祀之正律比附入重恐不可也且大祀牲牢玉帛黍  
稷之屬乃祭祀之事律有正條今後不潔之罪一依律文施行從之○  
壬子受常參輪對經筵○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聞賞善罰惡爲國重  
典賞罰失中則民無所勸懲矣曩者李義山汚染風俗罪在不赦殿



下特垂至恩不置於法只黜于外未及配所其父乃卒謂無治喪之子  
許令上京終制恩至渥也爲義山者宜當益自畏慎後心易慮而上念  
固極之恩下治厥父之喪乃其職也不比之願乃於國中衰經騎馬其  
恣慢之態無異平時略無丁憂之意憲府將其罪具辭以請乃命除論  
罪終制後還付處臣等竊念義山方父卧病之時視父病爲何事恣行  
謠欲辱及其父至使病父絕父子之至情乃曰此人在此吾病增矣曾  
謂人子而至於斯乎矧今方在居喪公然騎馬外但麻笄內無悲哀縱  
使居京終制其肯舍哀致奠以盡誠敬乎此而不懲慮恐敗毀風俗染  
惑良民有累 聖明之治將不止於此矣伏望 殿下俯從群情竄黜  
遐方使不復還綱常幸甚風俗幸甚不允右獻納李中允請曰義山罪  
不可赦宜置邦典 上曰治喪莫如于故予不從之中允又啓曰敗常  
亂俗之人不可與同中國義山前後所犯皆不可恕宜當竄黜于外  
上曰前日所犯論罰已畢今雖騎馬其罪何至於放黜○兵曹啓吹螺  
赤最是軍中前卒只試吹角深爲不可今後試取之時依舊甲士例試  
以騎步射中一才者乃取又啓曰大平蕭差備人等多年侍衛無到宿  
遷轉之法今後自隊副用到宿以次而轉至六品而去官去官之後成



才之人差行職仍供其任皆從之○癸丑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始  
令僉知司譯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河等進講直解小學○京畿監司  
許誠進甘露賀箋○宗親府典籤除出使外任依議政府舍人中樞院  
經歷都事例去官因孝寧大君補所啓也○傳旨禮曹曰平安咸吉兩  
道三大朝會及春秋講武方物朔望進上限丙辰年並依甲寅年例施  
行○傳旨戶曹曰平安咸吉兩道貢物及租稅限丙辰年並依甲寅年  
例施行○傳旨兵曹前者令咸吉道造闊兒看弓狄哈防禦時所用體  
小輕快兵舩然當遷徙之初民未按堵待安業土著然後造之○甲寅  
受常參視事 上曰婆猪江投降野人授職乎否禮曹判書申商啓曰  
時未除職 上曰授以何等職乎商啓曰前此投降者皆授副司正  
上曰今來降者有千戶則授以副司直何如考前此授職之例以啓○  
吏曹啓軍器監事務煩多權知直長元額二十例定內資內瞻寺月令  
四人本監差備未能充定事多遲緩本監權知並令還任事簡軍資監  
權知直長除出二人充定內資內瞻月令各一人其未充二人依廣興  
倉廩所書負例以各司吏典去官行隊長受職人定送從之○吏曹啓  
咸吉道吉州地廣人稠事務煩劇牧使領軍而出則曠官廢事誠爲可



憲復置判官 從之○傳旨平安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海青鬼鶻白  
鷄子角鷹白色白鷹外其餘雜鷹限丙辰年勿進○傳旨兵曹平安咸  
吉兩道防禦最緊之處而角弓不完軍器監角弓一千丁則咸吉首留  
後司角弓五百丁則平安道於農隙輸送○傳旨咸吉道監司前降傳  
旨慶源寧北兩處入居屬連向化者只抄其久遠來居與本國人民無  
異者今有申訴者曰或已身向化或向化人子與本國人婚嫁者並令  
抄之以此疑其不分久近一切抄出今之所抄當身向化幾戶向化子  
孫幾戶向化年月久近及時抄向化之人錄其大槩以啓○倭人六郎  
次郎使人來進土宜○乙卯受常參輪對經筵○慶尚道兵馬都節制  
使李澄石上書曰伏奉教旨賜臣澄玉父母米豆共四十石欽此教旨  
三復開讀於父母之所父母俱垂涕泣拜謝 上恩而謂臣曰臣生逢  
聖代優游壽域眼見子孫別蒙 上德臣之榮感至矣今又賜米賑護  
老臣之身泰山之恩驚喜感飽之情雖欲上達臣老且病無能爲也汝  
當具悉上達臣聞父母之言仰謝天地之恩○傳旨今後今入朝大小  
人上位稱殿下中宮稱 王妃東宮稱世子大闕稱王府大君稱王子  
公主稱王女駙馬稱儀賓令公稱宰相○傳旨咸吉道監司判中樞院



事河敬復獻議曰斡木河壁城與寧北鎮相距遙隔故節制使來在寧北府空城之時脫有事變不得及期往救須於斡木河壁城加入三四百戶別置主將萬世長策也雖加入三四百戶所耕之地有餘與否及若不有餘則以本府以西八居人民割屬何如若然則割自何地止于何地乎磨勘以啓○丙辰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親傳雪祀祭香祝○禮曹啓正朝使從事官回言禮部主客司程郎中曰今次帝所黑麻布二袱黃白細紵布各一袱合裹於一油紙進于闕內時似不分明每於一袱各裹一油紙無乃可乎今後進獻方物封裹時各色布子每袱各裹油紙且進獻馬諸緣勿論四節并賣馬衣油氈草席實爲有弊氣寒時用馬衣油氈氣熱時用油氈草席席子結裹所入袱及油氈長廣造作方物封裹挾板及標柱以乾正木預先有體造作臨時進排從之○傳旨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本道地面稽諸古藉質之衆人畫以送之以道內善畫之人傳畫藏于使營又分送于邊將等處○又傳旨本道監司陣圖因地理隨宜而變因人心所向而異故隸習之事不得預料以今送陣圖察其地理形勢及人心所向或依陣圖施行如不得依陣圖則隨宜可行節目與都節制使同議以啓又傳旨曰都節使報



兵曹灘淺彼人易渡處以木石填塞以防賊路其所報之意及填塞條  
件同議以啓○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慶源寧北兩處須當習射訓練  
然當新從事務煩多且民生時未安業習射日時隨後論之其知之○  
丁巳御勤政殿受誕日賀禮○輪對經筵○初元敬王后繡佛在楊州  
捨巖寺僧徒托佛殿傾危膏修葺勸文勸誘中外無知婦女富商爭占  
出財幾至萬計 上亦賜米布以助之修治寺宇至是日稱慶讚大設  
佛會士大夫之妻尼僧婦女往觀者甚衆僧慧熙著華彩袈裟坐法堂  
講經婦女僧尼同堂序坐觀聽前知郡事李大種及朴東美亦與坐觀  
聽僧覺圓信珠信賢等作無身戲婦女等稱布施解衣與之三韓國大  
夫人安氏亦往知敦寧安壽山從之商賈婦女至有著男服入宿僧房  
○戊午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留後金自知乞免其辭曰臣年六  
十有八歲氣質衰憊且因寒澁肩臂瘡痛加以眩暈之疾難堪職事乞免  
臣職 從之○成均生貢方運等上書曰臣等竊觀天下之道有正有  
邪正者勝則吾道行而彞倫叙邪者勝則異端起而彞倫斃此古今相  
乘理勢之自然也蓋聞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也粵自後漢流入  
中國浸淫於魏宋蔓延於蕭梁君臣上下靡然歸依竭財奉事者欲以



倚伏加被之力依阿擁護之智繇福壽於天長建基業於地以然且禍  
亂之相尋年代之尤促反不如無意事佛者之世道稽諸史籍可見惟  
我大東新羅之季崇信浮屠營立塔廟國誦禪補家稱願刹因循積弊  
至於前朝無大無小是崇是信以唱無父無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  
罪而壞亂極矣恭惟我太祖康獻大王順天應人肇造丕基詔厲百  
司咸新庶政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鑑盛衰於已驗之符減革寺社而私度  
僧尼之禁著在今甲一回萬古之光明將爲百歲之利澤惟我太宗  
恭定大王體元居正勵精圖治道繼千聖政隆三代既致昇平之治又  
回剛斷之略革寺社十置其一減減獲百有其十其所以閑先聖之道  
去邪說之害漸民以仁磨民以義歧之邪正之途躋之仁壽之域雖三  
五群聖之用心何以加此今我主上殿下法天行健繼禹嚮明治已  
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尤樂於討論儀刑列聖之懿範思弘萬世之  
永賴減減獲籍官府營庵建寺一切痛禁尙慮僧徒出入閭閻瀆亂綱  
常爰命攸司嚴加糾察外而不內遠而不邇關異端之功增光於袒  
宗垂耀於竹帛矣然而大美不能無小疵雖當盛治之日豈無可言之  
事謹以目擊之弊仰陳乙夜之覽歲在壬子之春大設無遮之會僧徒



雲合瀆於漢水經日淡旬窮奢極侈幡蓋蔽日鍾鼓動地畫天堂地獄  
之苦樂示死生禍福之報應於是無論貴賤男女率皆企聳觀聽都市  
爲之一空關津爲之不通觀其傷財則積如丘山用如泥沙載米于船  
投諸江水暴殄天物獲罪彼蒼所可道也言之長也而况情慾之感莫  
甚於男女而信宿於道場聯社成帷揮汗成雨陽爲水陸之會陰成穢  
惡之風遂使二南之江漢不見二南之風化可勝歎哉臣等耳之目之  
振腕歎息異達冕旒者有日矣豈意茲者捨巖之僧騁其私智合謀同  
辭曰年前水陸之設不惟不禁又從而降香則釋教之興正在此舉今  
茲寶光殿大妃願佛掛焉歲久雨漏有所不新難以掛像於是托於  
宗室達於宮禁既受府庫之穀帛又受宗室之勸緣縱橫於中外誑誘  
於公私閭閻風靡郡縣雷動富者則罄竭財產而稱爲同願貧者又龜  
勉稱貸而號曰隨喜未未登場而先入於髡者之倉帛未下機而預歸  
於髡者之篋富於鄉曲害於州里其於世道之升降風俗之轉移非細  
故也假令易一棖改數瓦其爲供費皆民之財產也漢文惜十家之產  
唐宗愛一殿之材則所當禁絕之者也矧今檜巖棟宇凌空珠金眩目  
回欄傑閣無慮數百其中豈無一壁掛像之處乎敢爲是說者誠以憑



籍此事興復其道也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年穀不登吾民之生朝夕不繼彼僧之食豐歎如一民飢而死者有矣僧飢而死者鮮矣不蠶不耕坐獲溫飽虛費億兆之財無益毫釐之用迺生驕恣或游於茶酒之肆自相誇尚或相與小民爭利謀營貨財擁畜妻子悖清淨之方彰穢惡之行乃何窺其室者聽慈悲之設而靡不悅從過其門者聞罪福之言而亦皆敬信乎臣等竊為聖朝惜也不寧惟是告成之後或稱落成或稱轉經宗室爭趨於佛宇婦女雜沓於周道信惑寂滅之道耗蠹國家之財取笑於當時貽譏於後世未必無其兆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舊由章蓋創業垂統之君其慮遠也深故其立法也精矧我太祖太宗排斥之法布在六典垂訓萬世其心思之勤制度之密建天地而不悖俟百聖而不惑伏願殿下善繼善述慎終如始守此之法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蕩除夷法勿使作新人其人火其書期以歲月待以自斃則道無二致國無異俗大倫既正大道常行人知忠君孝父之為先務不知飯佛齋僧之為何說於變之治風動之化可指日而待矣臣等聞人主一身四方之表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而况法者為國之大本信者人君之大寶也此柄一搖則四方



之表不正此寶一失則萬化之源不清伏願 殿下特留宸念益堅一  
心使是法如日麗天使是信如水行地區分玉石昭辨薰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則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下民昭知莫犯官吏  
守之不疑臺諫賴之而清化 殿下因之而垂拱矣夫繼世守文之主  
躬行正道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邪逕况示之以非法乎此而不  
禁比如投薪救火揚湯止沸臣恐異端之教日新月盛惟茲臣庶隨風  
而靡不經數歲祖尚虛無耳聞目見皆非舊物萬代之後謂方今為何  
如時乎可不寒心哉昔魏太武誅沙門唐太宗汰僧尼今 殿下以堯  
舜之資撫享嘉之運語德則唐虞未為遠論治則成康不足方而今所  
為更欲處魏武唐宗之下乎伏願 殿下遠遵古制近守家法愛惜嘖  
突敬慎動靜以慎觀聽以定趨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於計為長豈不  
幸哉臣等螢窓末學幸際昌期伊志願學非曰能之辨是與非誰無此心  
每念此徒有累於盛治如綴棘之於泰和也越趨躡嚙遂至於此疚心  
如狂不覺發言敢披情懇仰瀆聰聞伏惟 殿下廓日月之明恢江海  
之量萬幾之暇特垂睿覽 上曰爾等之言是矣然檜巖非創於今日  
特修葺而已爾等所謂托於宗親之事非予所知○禮曹啓向化侍衛



倭野人入接家舍今後以屬公家舍及空閑家舍給之若無則大路左右旁空閑行廊量其人口多少或二間或三間令繕工監修粧給之以爲恒式 從之○傳旨全羅道監司僉知中樞院事金綱爲濟州牧使時捕獲子六隻使之馴擾傳付今牧使李鵬而來不可專人出陸若有人來用心喂養出陸放于草盛島串毋或使人擒捕務令孳息○已未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集賢殿副提學僖循等上書曰竊聞浮居者本方外之教理國家者所不取也其無父無君惑世誣民固前賢之所詳論而 殿下之所灼知也臣等茲不敢贅姑以管見仰瀆天聰竊惟往者在僧欺誘愚俗浚民膏血群聚漢江設水陸會於是上自巨家大族下至閭巷婦女瞻奉施舍惟恐不及傷財敗俗莫此爲甚有司不敢言國家不之禁轉相滋蔓以至今日益無畏憚因緣貴顯將欲重創檜巖錢穀貨幣不可勝計其弊尤甚於往日者萬萬矣方今西南之民並罹饑饉朝夕嗷嗷不厭糟糠肯將窮民口中之食以資遊手之徒哉夫檜巖爲寺近在郊關之內僧徒之不謹以累其教者聚爲淵藪自古而然縱未遽毀因而不葺以待湮廢可也何必增飾侈麗復唱其教乎臣恐自茲以往舉國民庶淪胥以入而不自覺也此而不禁安知後日不



有甚於此者乎竊見前日成均館生具悉所聞上達冕旒是雖在簡間有不合於繩墨然其詞旨懇惻出於至誠其所以排斥邪說扶持世道之意良可尚已伏望  殿下優加聽納雖不能永絕根株申命有司姑停補理庶熄異端之狂誘以除百姓之蠹耗吾道幸甚斯民幸甚  上曰此寺須當修葺予以爲此不必上書之事也循啓曰佛教之非是殿下之所灼見臣何容贅但今年南方人民阻飢者頗多肆令監司仍等賑濟而幹事僧徒持勸文橫行誠可慮也况捨巖近在京城之側舉羸如此而不使禁之則遐方之民藉口而耗蠹民財者將自此而起矣伏望聽其館生之言幸甚  上曰爾等之言予已知悉○傳旨內資寺今後  捷元陵親行別祭日飯開慶寺僧人永爲恒式○倭人宗彥七請圖書令承文院議之都提調黃喜等議宗彥七各自有土有民當給之許稠議一家兄弟俱受圖書固無前例以兄貞盛所授圖書可以往來既給其兄又給其弟似乎輕易啓從黃喜等議○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凡人爲繼母服三年之喪古之制也况繼母長養義子如已子子亦事繼母如親母而獨於服喪異於親母於風俗似爲澆薄願從洪武禮制與文公家禮服三年之喪  上曰聖人制爲喪制或以情爲之或以義



爲之爲繼母者自少兒時長養則母謂義子如已子子謂繼母如親母  
服三年之喪合於情義若其父於晚年得繼母而死其子與繼母告官  
爭訟者比比有之服三年之喪於情義甚爲不合聖人爲繼母制三年  
之喪者制爲此法以示其民則人知繼母之重服其喪矣此則以義爲  
之者也然允其制禮酌人情爲之然後行之者衆矣爲繼母服三年之  
喪於予心以爲不可但於宴飲婚姻等事不與焉可也商又啓曰本國冠  
婚之禮皆不行之冠禮則雖未盡行猶有其風若婚禮則男婦女家  
甚爲未便願從古制爲親迎之禮 上曰親迎之禮法之至美者也然  
男歸女家本國行之久矣未易改也 太宗之時欲行親迎之禮臣僚  
聞之多爲忌憚或迎小兒以爲婿其惡之如此難以行之惟王室行之  
則下之有志者觀而化之理之必然今後王子王女行親迎之禮何如  
磨勘以啓○庚申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曰館生與集賢殿俱上書請  
禁重修檜巖辭甚懇至然營庵飯佛其來已久肆我 太祖太宗於衍  
慶興天覺林等寺或設法筵以奉其教子亦於講法之寺有時乎賜香况  
檜巖 太祖所信重且 大妃願佛掛馬歲久傾圮孝寧大石思欲重  
修告其所以予賜教帛若干以資供億僧徒因此勸誘愚俗廣聚財賈



是雖非予所使人必以予爲愆等是公議所不免寧出府庫錢財以供佛  
事何如都承旨安崇善等啓曰 殿下何有此教僧徒於勸文受一宰  
相之名尚能誑誘中外浚民膏血無所不至倘 殿下親供是事則是  
助揚聲勢興復其道之一大機也民將曰以國君之尊尚且如此吾等  
盍亦竭財奉事以修後因乎未流之弊將不可復遏矧今 殿下斤異  
端尊孔氏斯道之明煥如日月當是時親供飯佛則臣等恐九仞之功虧  
於一簣也願殿下勿生此意永有一心 上曰飯佛齋僧有何過哉崇  
善啓曰 聖上過愆無踰於此以異端雜於 聖明之朝豈持今日之  
失伏願留意 上曰已知之矣遂停之○傳旨戶曹愚民等不顧節氣  
早晚欲待雨播種以致失農者多矣除待雨促令播種已播種處以時  
耘耔○辛酉受常祭視事 上問今當農月旱乾似甚何時祈雨禮曹  
判書申商啓曰姑待二十日不雨則可祈也 上曰終歲雨暘時若斯爲  
上矣早早則莫如及時播種前冬沍寒太甚疑其麩麥之凍傷也春來  
勢將勃然近日旱甚意其枯槁若二十日之前下雨則其將稔乎申商  
啓曰鄙諺曰每月上下弦日必雨須待二十三日不雨然後祈之可也  
○大司憲盧閑啓曰前者尹敬童離異之事須待漢城府移文然後可



行也其弟鈴平君尹季童乃令兄弟各出家僮三四名率至俞興俊家  
脅出其兄其兄閉門不出先縛其奴督出其兄委諸奴家全不恤養令  
本家奴婢守之使不通於興俊之家及乎本府之覈也移置孝童之家  
然其飲食不與同甘苦殊無骨肉之情彼前日別無怨惡之時尚不相  
好矧今以兄之故各受罪責其含畜忿怨必至太甚敬童將焉置之  
上曰其弟等既受不睦之罪庶可悔過而罔有悛心當加糾理然此非  
國家之大事也何強從而致慮乎左議政孟思誠啓曰敬童寄食弟家  
其生可惜還置興俊之家何如 上曰興俊不畏邦憲瀆亂婚禮既以  
罪之今又還之於義不可○親傳望祭香祝○輪對經筵○命右承旨  
鄭奉曰左議政孟思誠啓曰敬童宜置興俊家然此不可興俊貪財嗜  
利不備婚禮其罪甚重今若還之是成興俊之欲也予聞興俊曾無悔  
悟欲還敬童請托權勢予甚惡之大司憲所啓敬童置處之事舉論所  
因即招憲府而問之持平權蹲來對曰觀其義禁府文案鞫問之時尹  
孝童供稱兄敬童財產奴婢各自分執若結婚強族將必見奪肆娶於  
其家本府劾問財產置處之時因其奴婢之言乃知季童脅辱其兄之  
事季童特蒙 聖恩不受罪責宜當悔過感德而乃至於此甚不可也



上曰季童等不宜復加罪責其財產則理當推覈○忠清道沔川人具  
潔將赴防寧北鎮未至死於高原境上其妻徐氏聞計即斷髮哀號欲  
向其地率二婢徒走三十餘里潔妹前知郡睦濟之妻追及中途以備  
馬治粒挽留二日徐氏乃歎曰良人不幸客死遠方歛殯之事誰其尸  
之願撫棺屍以寫憂懷耳遂行至京師族人皆曰千里奔喪非婦人之  
事也強止之但遣其奴奉柩以還葬於其鄉築廬墓傍遂居之朝夕哀  
號邑人歎服邑宰轉報監司秘文禮曹禮曹啓禁守墳賜米十石從之  
○壬戌王子生即永膺大君琰也○黃海道監司金孟誠慶尚道監司  
辛引孫等進甘露賀箋○領議政黃喜等以王子誕生進賀命除檀○  
命都承旨安崇善議于領議政黃喜等一前賢論遺像曰儻闕一毛則  
非真也莫若不畫之為愈也肆予於文昭殿排設位版以安先靈  
以其古文昭殿奉安太祖時容欲移于平壤議諸卿等皆曰唯一粹  
容若安于遠處則或失或毀誠可畏也如或失毀則後臣安知聖顏乎  
予聞而始省果非此像後嗣何憑而見先王之顏乎且歷代帝王畫  
像以貽子孫者有之予亦欲畫真何如畫則須及年富僉曰孔子與晦  
庵皆有遺像上教允當一濟州監牧官擇其處子弟之能知馬者而



差遣之今聞作弊頗多欲遣朝臣何如僉曰依前例以三邑守令兼差  
如有不可則差遣朝官爲便 上皆從之○癸亥司憲府持平權躡啓  
檜巖僧徒思欲修葺其寺燔瓦之際國家給米以助僧徒因此廣占民  
財謀欲大辦佛事其財力出自民間不可不禁况今年饑饉尤甚兩澤  
愆期不緊營繕宜當停罷彼僧徒不顧大體恣意爲之本府思欲禁止  
第以國家給米未可擅自禁斷欲啓而後禁之 上曰予已知悉減損  
辦設予將告於孝寧○命都承旨安崇善往議政府與本府堂上六曹  
叅判以上議良妾子承重之事領議政黃喜等議曰其母系非工商而  
身無淫行又非恣女則許爲宗子可也刑曹左叅判崔士儀等議曰本  
國之俗嚴其嫡妾之分當時世家未見有妾產承祀者也以無嫡子舍  
其母弟之子反立妾產以主宗祀不合於本國之俗當以母弟之子爲  
後禮曹左叅判權蹈議曰宗子無後立其母弟無母弟則立妾產之長  
者禮也婚義曰卿大夫一妻二妾以庶繼嗣以此觀之雖無嫡子若有  
妾產則不可謂之無後也雖有母弟而妾子之承重明矣然千里不同  
風五方皆有性故天下有事同而勢異者多矣固當因其勢而利導之  
必欲一一比而同之難矣禮曰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



宜蓋謂此歟今大小人之妾有良賤焉其賤者姑置勿論其所謂良者與禮所云姪姊不同姪姊分雖嫡妾世系則無貴賤今之稱良者等級非一有雖非衣冠閥閱之裔而有上下內外之別者有雖無上下內外之別而世爲平民者有身非賤而與賤不異者至若驛吏補充軍亦通謂之良本朝甄別族屬習俗已久衣冠閥閱之家舍母弟之子而立其妾產雖有上下別內外者之子猶以爲不可況如與賤不異者之子槩謂之良人而立之其肯宗而敬之乎不獨不爲一族之所宗其祖考之心亦未可知也孝子不死其親立宗所以尊祖若原祖考之心不享於正嫡次子之孫而安享於偏卑之孽乎苟或不安如不祭也豈事亡如存之意也亦豈尊祖之義也且今無後者之妾子傳其財產而能保其門戶者蓋寡以其源淺而流薄也殆有甚焉父在而以爲之子猶可保也父歿之後訟之于官以某人某言可以爲證某事其條足以爲驗遂決而爲之子者多矣嗚呼是可保其爲子而承其宗如乎神不歆非類如或非類祖考其享之乎雖曰續宗實則絕之也臣前所請事同而勢異不可比而同之者此也有曰舍其妾產而立其母弟之子皮將禘其父而宗子不得附廟是厚旁支而薄正統也是不然禮宗子無後以支子



後之後之云者爲之子也爲之子則禰其所承而爲所生父母降服古禮明白無可疑者然本朝宗法未行立後之禮人或有莫能知者今欲盡從古禮則如臣前所陳勢難卒變臣願稽古禮而酌時宜以正嫡子孫立以爲後而使之承重則上可以續宗而尊祖之義明下可以順俗而敬宗之禮著庶不戾於不易俗不易宜之禮而宗族和睦人倫厚矣然此特論人臣之禮耳若乃君上之禮自有歷代已行之規不必更論

上曰後日親啓○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移牒江界府其一搬取原賞米二十包也其一請還本衛逃走男婦七口也○甲子傳旨禮曹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之禮制爲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人情安之一朝使之猝變則習俗因循必生厭憚不可勒令舉行也自今王子王女昏姻一從古制以謹正始之道其親迎儀注酌古宜今詳定以聞脫有士大夫之家亦欲行之則不可無儀注並定以啓○丁卯忠清道監司李孝仁都節制使李皎等進甘露賀箋○戊辰御勤政殿受朝○定咸吉平安道各官土官東西班資階咸興府東班正五品通議郎都府司少卿從五品奉議郎典禮司使營繕司使迎送昇令掌膳署令典賓署令正六品宣職郎都府司丞從



六品奉職郎仁興部令義興部令禮安部令智安部令信平部令諸學  
院丞司倉署令正七品熙功郎都簿司注簿從七品注功郎營繕司注  
簿迎送署注簿掌膳署注簿典賓署注簿典酒署令司倉署注簿正八  
品供務郎迎送署直長從八品直務郎掌膳署直長典賓署直長司獄  
署令司倉署直長醫學院丞正九品啓仕郎營繕司錄事從九品試仕  
郎仁興部錄事義興部錄事禮安部錄事智安部錄事信平部錄事典  
酒署錄事司獄署丞西班正五品建忠隊尉鎮北衛一領司直一從五  
品勵忠隊尉二領司直一從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一一領司正一  
從八品効勇徒尉一領副司正二二領副司正二慶源府東班正五品  
通議郎都監司徒衛從五品奉議郎掌禮司使正六品宣職郎都監司  
副尉從六品奉職郎典學署丞典廐署丞正七品熙功郎都監司典錄  
從七品注功郎支應署注簿工作局注簿典客署注簿正八品供務郎  
支應署直長從八品直務郎典食署直長典客署直長典禁署丞司醫  
局丞正九品啓仕郎支應署錄事從九品試仕郎工作局錄事典食署  
錄事典客署錄事典醞署錄事典禁署副丞西班正五品建忠隊尉柔  
遠尉一領司直一從五品勵忠隊尉一領司直一二領司直三正六品



建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一從六品勵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二二領副司  
直三正七品敦義徒尉一領司正一從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三二  
領司正五正八品奮勇徒尉一領副司正一從八品効勇徒尉一領副  
司正四二領副司正五寧北鎮東班正五品通議郎都檢司都尉從五品  
奉議郎注禮司使正六品宣職郎都檢司副尉從六品奉職郎掌學署  
丞典倉署丞正七品熙功郎都檢司典錄從七品注功郎支候署注簿  
營造局注簿待賓署注簿正八品供務郎支候署直長從八品直務郎  
掌食署直長待賓署直長掌禁署丞掌醫局丞正九品啓仕郎支候署  
錄事從九品試仕郎營造局錄事掌食署錄事待賓署錄事掌醞署錄事  
掌禁署副丞西班正五品建忠隊尉懷遠衛一領司直一從五品勵忠  
隊尉一領司直一二領司直三正六品建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一從六  
品勵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二二領副司直三正七品敦義徒尉一領司  
正一從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三二領司正五正八品奮勇徒尉一  
領副司正一從八品効勇徒尉一領副司正四二領副司正五吉州正  
五品建忠隊尉鎮封衛一領司直一從五品命忠隊尉二領司直一從  
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二二領司正二從八品効勇徒尉一領副



司正二二領副司正二平壤府東班正五品通議郎都府司都府從五  
品奉議郎都府司副都府軍器署長典賓署長正設局長將作局長大  
興部使隆德部使隆興部使川德部使興土部使典禮局使營作院使  
正六品宣職郎都府司丞從六品奉職郎典賓署丞正設局丞典禮局  
副丞營作院副使都津署丞東面都監副使南面都監副使西面都監  
副使北面都監副使儒學院副使醫學院副使律學院副使典酒署令  
正七品熙功郎都府司注簿從七品注功郎軍器署注簿典賓署注簿  
正設局判官將作局注簿典禮局判官營作院判官都津署注簿典酒  
署丞陳設署丞大倉署丞掌膳署令大盈署令正八品供務郎典賓署  
直長從八品直務郎正設局直長將作局直長營作院直長都津署直長  
東面都監直長南面都監直長西面都監直長北面都監直長醫學院  
直長典酒署直長陳設署直長大倉署直長掌膳署丞大盈署丞司獄  
署令正九品啓仕郎典賓署錄事從九品試仕郎正設局錄事儒學院  
助教律學院錄事典酒署錄事掌膳署錄事司獄署丞掌漏署挈壺止  
西班正五品建忠隊尉鎮西衛一領司直一從五品勵忠隊尉一領司直  
一二領司直二三領司直一四領司直一五領司直一正六品建信隊



尉一領副司直一從六品勳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一二領副司直二三  
領副司直二四領副司直二五領副司直二正七品敦義徒尉一領司  
正一從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一二領司正二三領司正二四領司  
正二五領司正一正八品奮勇徒尉一領副司正一從八品効勇徒尉  
一領副司正一二領副司正二三領副司正二四領副司正二五領副  
司正二寧邊正五品建忠隊尉鎮邊衛一領司直一從五品勳忠隊尉  
二領司直一三領司直一正六品建信隊尉一領副司直一從六品勳  
信隊尉二領副司直一三領副司直二從七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一  
二領司正二三領司正三正八品奮勇徒尉一領副司正一從八品効  
勇徒尉一領副司正一二領副司正三三領副司正二義州正六品建  
信隊尉鎮疆衛一領副司直一從六品勳信隊尉二領副司直一從七  
品守義徒尉一領司正一二領司正一從八品効勇徒尉一領副司正  
一二領副司正一○禮曹啓典樂署樂工鄉唐樂共一百九十名而述  
兒則只是鄉樂八唐樂八因此取才入格者雖多不得授職者過半矣  
今後唐樂人一年鄉樂入一年相適受職從之○禮曹啓今當農月雨  
澤愆期將來可慮乞依古制修溝壑淨川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



埋齒從之○上曰今年疫疾頗多與前歲何如且人之死者較於前歲何如都承旨安崇善啓曰臣觀東西活人院文案病人不及於前歲遠矣人之死者亦少焉○工曹叅議張友良上書曰頃蒙慶尚道水軍處置使之命竊見事有未便者謹列于後一船軍寄命水上一遇倭賊追西逐東死而後已人之窮阨莫甚於此大抵役人丁則視戶籍定賦役則視田籍守令之責也凡當築城營繕工役之興監司汎定某州幾名某縣幾名各官守令以有限人丁有數所耕何從而得充其數乎不得已而延及于船軍戶子當騎而父役他事弟當番而兄赴他所者比比有之願自今文敵初面慶尚道各官船軍戶數所耕別抄成籍納于監司之營監司當出軍之日按考其籍船戶多則減軍數船戶小則加軍數悉蠲船戶所耕貢賦外雜役一各浦兵船之設所以備敵禦侮也方今倭寇臣伏絡繹來朝議者謂昇平無事凡有土木之役皆以船軍爲之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之程使之就役連旬踰月關於赴防臣竊謂甚不可也倭賊強狠忘命乍臣乍叛且其所居密邇我境烟火相望孰出夕來往返無常倘有橫逆之心乘虛突入則雖飛報四出兵不及期矣將帥雖能誰與制之况興利倭人六百餘名恒居乃而浦而左道富山



浦亦然此皆門庭之寇變在几席之間是則以為無事而不戒備乎願  
自今當領船軍鼓角及唐營田燔鹽造船炒鐵外勿使他役專為守禦  
一口傳赴防軍官皆以前銜以戍邊圉或十年或二十年甚者幾至三  
十年役役勤勞不顧家事其情可惜其功可賞叙用之法雖在令典未  
有實效徒為文具而已至若京中諸都監別坐纒滿一周則叙用其為  
口傳一也而獨於外方藩屏守禦者未蒙功賞誠可憫也願自今各道  
赴防口傳軍官考其仕歷年月以近依箇月夜到多者加資叙用以賞  
有功則久而不急勞而無怨見敵勇戰猶恐或後而樂於効死矣下兵  
曹議之兵曹啓曰赴防軍官叙用之事已載大典申明舉行船軍戶點  
所耕成籍監同以各官船戶多小出軍之事勢難舉行所耕貢賦外雜  
役蠲除之事嚴加考察船軍除土木之役專委守禦之事依上書施行  
從之○已已受常參視事 上曰今來李滿住之書曰本土人七口此  
歸未知何人乎若實是彼人還送何如禮曹判書申商啓曰前來七人  
其三唐人也其四彼人也彼人曰我輩計活艱苦未得聊生肆就求友  
耳儻今還送是絕後來歸附之心也豈復有歸化之人乎然臣謂雖留  
之無益於國待彼奏請還送為便 上曰然○傳旨功臣都監功臣嫡



長子於嫡室無子良妾有子其良妾子許屬忠義衛其中工商之女與  
恣女補充軍驛女所產則臨時取旨施行永爲恒式○傳旨禮曹今  
甲寅年親試文科一二三等並稱乙科武科一等稱乙科二等稱丙科稱  
號不同磨勘以啓○以旱禁酒從憲府之請也○對馬島越中守宗資  
茂使人來禮曹議資茂前此不相通信人也其使人勿使上京令留浦  
所貿其所持之物首領官饋而還之所進諸木則並皆枯槁言於客入  
曰今後除楮根賣種子而來除回奉令承文院議之都提調黃喜等議  
資茂前此雖無通信居於鄰境使進土宜固宜接待於京中也且所獻  
楮根雖枯進上之禮不可不答從之○承文院啓倭人道性子并大郎  
伊也二郎等去癸丑年粧船回禮使李藝者也今道性子并大郎來請  
賜道性子緜紬二十四匹并大郎米豆共二十石其未出來小大郎伊也  
二郎等賞功之物隨後有來往人量宜賜送從之○咸吉道監司都節  
制使啓今承傳旨防灘之事力役多重不可爲也但賊人過涉灘水之  
中二三處極杙以有枝之木順流掛之則撤去而後乃得過涉故來往  
不易姑於賊人過涉要害處依上項防塞試驗從之○漢城府啓工曹  
所納外方貢皮及諸道倒損牛馬之皮並令著稅納之工曹每當無稅



牛馬皮鍊熟之時亦令著稅以授其匠以憑後考其他各司所納牛馬之皮亦依上項例施行從之○庚午以仁爲崇祿慎宜君宏崇祿誼城君趙璿漢原君洪海唐城君邊孝順柔川君安壽山知敦寧府事禹承範開城留後司副留後金孝貞藝文提學鄭麟趾吏曹左叅判崔士儀刑曹左叅判金孝誠工曹左叅判洪約中樞院副使洪理同知中樞院事柳思訥仁壽府尹元閔生仁順府尹金益精慶昌府尹趙從生漢城府尹尹璿吏曹左叅議權復吏曹右叅議辛引孫兵曹左叅議金世敏工曹右叅議鄭中守僉知中樞院事崔庵司諫院右正言○咸吉道從仕人等上言欲受還上於京中秋成還紙等所居之官戶曹請依六典不許上曰咸吉道近來以使臣支持及築城移鎮等事民人艱苦姑從之○辛未兵曹啓濟州牧子等公私屯牛馬或親自盜殺或黨他人宰殺因此慈息日減將來可慮限盜殺寢息風俗歸正馬匹蕃息之間牧子不能看守盜殺馬匹以歲准之馬依數徵之從之○兵曹啓盜殺箭串牧場本宮牛三隻私馬一匹已令牧場差備官負率養理馬等每夜巡行場內檢察雜人然其牛馬之賊夫易捕獲或三日或五日或十日不定其期加送諸負公其官負率領豆毛浦麻田浦廣津江邊及峩峩



山中良浦踏深等處出其不意每夜巡行捕獲又令直宿興仁門東小  
門水口軍護軍五員等待其平明搜其可疑馱載之物有能捕獲者重  
賞乃命與司僕提調同議以啓僉曰可矣又議未盡條件一無時散遣  
入番鎮撫檢其官負養理馬巡行勤慢一場內除農民外禁其閑雜橫行  
之人散在場外近地新百丁並黜五六十里之外一場內牧養公私馬  
養理馬等或潛隱乘馱或偷取放賣托以遺失逢賊今後偷取放賣者  
潛隱乘馱者依律科罪有能捕告者賞從之○傳旨兵曹南山內外  
面白岳山毋岳山成均館洞仁王山松木稀疎處種栢子橡實等木○  
壬申江原道監司趙春進甘露賀箋○傳旨承政院今後 文昭殿親  
行別祭時用牛以為恒式○慶尚道監司進前副萬戶朴寬德欲知島所  
得之物三枚色紅長三寸廣一寸許上曰誠奇物也但生長未久故體  
質軟弱以則將為珊瑚樹矣○兵曹啓武科一等春秋武藝都試武經  
講習一等軍功卓異加等受職人等前仕並不通計則有乖於武藝講  
習勸勵之意自今特旨加等受職人外各以才藝加等受職人並令通  
計前仕以勸鍊才從之○倭人宗彥次郎使人請米禮曹啓此自今通  
信人也且不載書契而但以使人之言給米未便令其監護官對以難



告禮曹之意從之○禮曹啓投化人金山生等江界府別下里隨母移居于甲山之地又移于三豆萬之地被擄紅軍入歸遼東居之死後移居南河之地又移居李滿任衛下四年後率其妻其兒願侍衛本國既是本國之人從自願留置京城依金自還例施行從之○慶尚道聞慶縣火閔山產水精石邑人金仁壽多私採以賣令本道監司推劾以聞○兵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咸興以南全失農業今當絕食洪原以北農雖稍稔前冬再興築城之役今春造築三處壁城連年裹糧糜費殆盡且因入居人民困苦下番甲士則聚會非難若去官作散人及內禁衛甲士朝士率丁諸處伴倘必差人搜檢乃得見出非徒一道搖動恐其將失農業觀其防禦之事雖彼人成群而來慶源寧北兩處正軍除雜故俱是一千不爲不足上項人等待其秋成推刷赴防姑今專事於農業從之○癸酉視事 上曰今年早氣何道尤甚禮曹判書申商啓曰慶尚道尤甚商仍啓曰農桑雖國重事然不可刻迫而督之也若以刻迫而督民則反爲廢農 上曰此事曾有言之者卿言是也然觀農不可無也商啓曰舉大綱而使民事不緩可也徒爲刻迫則廢農矣 上曰然又啓曰今禁百種百姓間有闕之者百種之禁殆不可 上曰無



乃惰農自便之計乎商啓曰土田數少者則苗種之禁然矣土田數多者則苗種不可禁矣田多之民以耘耔爲難若不及鋤治則苗弱草盛終無西成之望故田多者必欲苗種也 上曰然○上曰予初以爲王子生二七月後於五月初一日欲親行 文昭殿別祭今更思之王子之生未久胎尚在宮內未可親行卿等議啓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大抵事神心有所嫌則不可行祭草如姑停待來五月十五日行望祭也 上曰然○教刑曹京外婢子孕兒臨產朔與產後百日內勿令役使已曾立法其夫全不給暇仍令役使不得救護非徒有乖於夫婦相救之意因此或致隕命誠爲可恤自今有役人之妻產兒則其夫滿三十日後役使○傳旨戶曹外方各官救荒雜物不顧年之豐歉徒使多費因此民力勞瘁所備之物積於無用自今隨其豐歉新舊間可救之物量宜畜聚僅使免飢○吏曹啓馬政軍國重務各道監牧官令二品以上薦而差之獨良馬所出濟州監牧官自歲辛亥始用土人差之非徒別無成效反有作弊之事勿差土著人以明習馬政有才幹一人差遣仍令檢察兼監牧濟州判官旌義大靜縣監等勤慢從之○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管下百戶張交河柳布子領家王安彈等逃來禮曹啓依



一時出來唐人例給其衣服笠靴還送平安道待李滿住來推授以送  
之令議政府諸曹議之領議政黃喜等議依禮曹所啓施行叅判沈道  
源議已會上來姑留京中待其強推更議判書崔士康等議非天寒時  
除給衣服笠靴還送啓從崔士康等議禮曹啓忠清道鳴山人前司  
正卓熙正斷指以療弟熙卿急疾慰悅親心其志可尚叙用從之○咸  
吉道監司都節制使議陣法以啓大抵戰鬪之兵各有長技彼以所長  
我用彼之所短而攻之乃能制勝弓矢野人之長技我但以弓矢應之  
故允與野人戰未至大捷且野人布陣鳥散雲行不成行伍披衆我寡  
務以圍把彼寡我衆隨形欲退依木附石競發強弓我軍絳屯蟻聚迎  
中賊矢人馬多傷此兵法所忌出軍行兵進退坐作依陣說及其遇  
賊中翼角一通青白二麾指前鼓動則左右翼旁出踈其行伍如雲蒸  
鳥散立如鴈行張其左右勢若圍之三人爲伍一人持防牌帶劍一人  
持槍并都聽一人佩弓矢帶劍每三隊間一火燭以三人戶伍防牌一  
人火燭二人更相連賊若散立依木石而鬪角一通麾伏鼓動則持防牌  
者下馬持弓槍二人亦下馬在防牌之後鼓急則持防牌者疾走而進  
在後二人亦走而進弓槍迭用則賊不得依木石而固及其背走左右



齊進急擊賊若騎馬而奔我亦騎馬而追之聞金則止鼓角復動則進而復鬪凡中翼鼓角之聲旗麾之節左右翼應之每戰須有奇兵出其不意或邀其前或絕其後或左右奇正相生持角相從常使兵知將意將識兵心投之而往如手使指則人自爲戰要在主將常時鍊習傳旨本道監司今所啓陣圖以地勢及彼敵長技布置制作然北道山形地勢殊異他方主將臨敵制勝之策難以邊度然五伍之法古今之所重也今以三爲伍陣法須以五人得意者結其心當戰時一人有急則四人爲援二人有急則三人爲援馬雲陣全爲川山險隘不得成列處用之故聽主將臨時看地勢指揮踈其行伍布散禦敵人自爲戰勝負進退之間不失其伍各復其局甞無破陣失卒之虞三人爲伍則結陣行陣亦以三爲伍乎若結陣行陣時以伍爲伍而只於接戰時以三人爲伍則失伍離次似乎雜亂無統今只啓接戰時事而不論結陣之法并其結陣之法磨勘以啓且慶源寧北鎮防禦緊要之處不可以一時之弊停其習計也然如今力農之時聚其新徙之民使之肄習則恐或耕耘失時不待安心土著觀其時勢使之農事亦藝並不虛踈○咸吉道監司啓慶源寧北府勿論正軍漏挾男丁十五歲以上遠近往來及耕耘樵菜出



入之時皆佩弓矢率有賊變即使應敵定以日限限後不佩者比宿衛人兵仗離身者答四十律論罪再犯者加一等三犯者定爲慶源船格軍以懲後來上項兩邑居民十歲以上男子亦令家長備給弓矢自幼至長使之鍊習令兵曹與三議政河敬復沈道源等議之僉議皆如所啓施行但入居之民新徙之後未至阜盛而弓矢定限自備違者論罪則將不待安靜土著姑除定限勿論角弓木弓聽其自備違者並依違令律其中以情狀輕重隨宜減等施行從之○兵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麼乙好里住居南豆乙弓狄答阿羅使人言於寧北鎮節制使曰意欲順命節制使答曰他餘我國境內之人率皆誠心投順汝等獨不歸順作耗於慶源府已三度矣且殺害歸順本國童猛哥帖木兒以此觀之可行兵而問罪也然何算汝等而與兵致討乎今後毋或如此而誠心歸順則當使之永永安業至所答之言似乎誇大若更來言則今邊將自以其意答之曰歸順者誰之無禮者罪之是乃國家之大義也汝等已往之愆不可追論悔過自新誠心歸順則其厚待也無疑矣無禮則後悔何益從之○甲戌末柔縣監權繩知禮縣監金成鼎辭引見曰近來連失農業恒產不足犯今者必多爾等往就乃職慎刑勸農以厚



民生○上曰三綱人道之大經君臣父子夫婦之所當先知者也肆予  
命儒臣編集古今并下圖形名曰三綱行實俾鑿于梓廣布中外思欲  
擇其有學識者常加訓導誘掖獎勸使愚夫愚婦皆有所知識以盡其  
道何如都承旨安崇善啓曰 上教久當於是命中樞院使尹淮製教  
書其辭曰予惟降衷秉彝生民之所同厚倫成俗有國之先務世道既  
降淳風不古天經人紀浸以失真臣不能盡臣道子不能供子職婦不能  
全婦德者間或有之良可嘆已思昔聖帝明王躬行身教表倡導率使  
比屋可封顧予涼德雖不能企其萬一而竊有志焉惟是敦典敷教之  
道夙夜盡心載念愚民懵於趨向無所則效爰命儒臣編輯古今忠臣  
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記載并著詩贊尚慮愚夫愚婦未易通  
曉付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鑿梓廣布庶幾街童巷婦皆得易知披閱  
諷誦之間有所感發則其於誘掖開導之方不無小補第以民庶不識  
文字書雖頒降人不訓示則又安能知其義而興起乎予觀周禮外史  
掌達書名于四方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今可做此令中外務  
盡誨諭之術京中漢城府五部外方監司守令旁求有學識者敦加獎  
勸無貴無賤常令訓習至於婦女亦令親屬諄諄教之使曉然共知口



誦心惟朝益暮進莫不感發其天性之本然爲人子者思盡其孝爲人  
臣者思盡其忠爲夫爲婦亦皆盡道人知義方振起自新之志化行俗  
美益臻至治之風惟爾禮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吏曹請罷吉州土  
官從之蓋以都節制使本鎮今移于富居站故也○通津縣男一人震  
死○以弘樞門外東西廊分合議政府六曹及各司爲直房待朝之所  
○乙亥咸吉道監司金宗瑞平安道監司李叔時等進甘露賀箋○五  
月丁丑朔御勤政殿受朝○進獻使僉知中樞院事李伯寬回自京師  
○召司諫院左正言南陽德曰今推槍巖寺僧何事也陽德啓曰聞婦  
女上寺留宿推之大夫夫人與敦寧安壽山妾等到寺留連其餘十五六  
婦女未知姓氏移文推之 上曰予聞此事心實驚駭婦女則不識事  
理壽山則予已切責之矣且此事雖成罪名不過違令况大夫夫人義不  
加罪何必成其罪名姑置勿推可也陽德啓曰大夫夫人則宜當勿推其  
他婦女亦多上寺累日留宿雖不立法婦女上寺義所不當况婦女與  
尼僧上寺以失節論載在六典其婦女本不知事理使之上寺家長之  
罪不容釋矣須當見推懲戒 上曰予心以謂隨從婢之多也若家門  
婦女則誠爲未便並皆推劾以聞大夫夫人謂 中宮母親安氏也○司



僕寺提調啓前此濟州不築牧場自漢攀山上山腰以至平野馬匹任意相通牧養近年周回築場公私馬匹並皆入放自後馬匹數多而埤內之草不盛又不得通行場外因致瘦弱倒損馬公馬則職負等各其逢受馬匹每五日相遞立番時計數交付故於馮草不實平地常日驅聚尤加勞困瘦弱生產不實秋節叢遣朝官破其四面之築使馬匹通行牧養令其耕作場外地者預先知會各於田頭私自築場職負所授馬匹除五日交付或一朝或隔朝或隔三朝相遞交付其朔數期限令濟州守令與監牧官訪問便否於事和故老人以啓從之○戊寅事 上曰每朔日服公服而朝良法也然慮公服汚漆於雨雪之日但孟朔服之何如然立法之意若常時不服則衣冠雖陋專不致慮故於朔日及堂參上官皆服之且古人云服朝服而朝仍舊何如判中樞院事許稠啓曰上國之制朔望皆服我國取唐制但服朔日其法最約不於朔日服之將何用之立法未久又從而改之於臣心以爲未安○上曰予聞婦女多歸檜巖開慶等寺立法非不嚴也然猶不憚若此宜下詳定所擬議以聞○前副正曹尚合執妻父尹方昌土田妻母權氏分給諸子女尚謀欲多執揚言曰妻母乃妻父棄妻也抗詰對訟迨至辭



窮自首于憲府憲府以為事在赦前且自首免之 上曰予嘗以尚為可用之材也逆理之甚三此極乎考其又案赦後連訟及其理屈知非自首謀避罪責其貪財悖理草此為甚憲司免之殊無糾察之意宜更下刑曹收其職牒勾問明正其罪以戒後人於是憲司皆避嫌不仕○上曰允於銓汪人物僉議除授其他提舉別坐則例論前銜或不精選然彼亦緣此將授臨民之職所係匪輕自今更加磨勘○對馬州住宗勘解由使人來欲獻土宜禮曹啓此人本非通信且無土地者也留於浦所買賣所持物色而後令其道首領官饋而還送從之○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滿住使人來請逃來人七名則答曰三名委係上國軍丁故不得已發還其餘四名還送○庚辰召司諫院右獻納李中允曰前者檜巖上歸婦女大夫人外其餘推劾事已曾傳教今聞大君之言大夫人檜巖寺歸來時隨從婦女不過十餘則上寺婦女意不過多大夫人既不舉論則其餘婦女除推考何如且今所問何事已見者伊誰中允啓曰聞朴東美檜巖歸來推問曰四月初十日大夫人上寺時尼僧七八及兩班婦女十餘等詣檜巖寺士男女雜處於法堂中有三僧持無尋作戲婦女等各出衣服布帛以贈之講主僧慧熙亦出絹一



匹與之其不畏法令恣慢無憚莫此爲甚今山不懲後難防禁須當鞫問科罪以戒後來 上曰大夫人初十日出自中宮歸還本家翌日上寺則初十日上寺婦女無乃他婦女乎中允啓曰東莩言十日上寺故啓之以此 上曰外方見者幾入京中見者誰歟中允啓曰外方則再度行移時未回報京中則大夫人與宋勉妻申氏安壽山妾鄭昭母尼僧禹氏其餘則時未見推 上曰爾言未分析大夫人去四月初十日出自中宮歸還本家後上寺則婦女之行必不迅速其日到檜巖予以爲妾也無乃他婦女憑大夫人而歸來乎大夫人隨從婦女及他婦女姓氏日時細考以啓中允乃退即日回啓曰初九日上寺安壽山朴東莩前知郡事李大從初十日上寺故知縣鄭忠佐妻禹氏等七八從婢十餘前知郡宋勉妻申氏等八九從婢十餘十一日上寺大夫人與女妓金剛安壽山妾及寶常 上曰予亦聞而疾之然大夫人義不可劾隨從婦女雖曰可論不必推劾其餘各日上寺婦女推鞠以聞且大夫人初十日出自中宮歸還本家翌日上寺則倉卒之間諸處婦女何暇請歸乎意婦女雖同詣寺於大夫人之行或先或後各別上寺異日上寺婦女欲其免罪假稱干連於大夫人憑藉納招者必有之宜知此意大夫人



隨從婦女勿舉劾其餘各日上寺婦女備細推問啓達中允乃退又召  
中允曰安壽山今既喪子固知所措情可矜恤且議親法不科罪其勿  
推之○進豐呈東宮及諸宗親侍宴○咸吉道監司進松魚古道魚  
上曰已命新物外除非時進上今何進此物乎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前  
日本道人陪非時進上而來問其故答曰監司云一進新物後不更進  
心實未安幸有賈公文人則無弊以進且此物非他道所產稀貴異味  
故來進耳 上曰臣子奉上之心雖曰無窮然法立而不行不可也命勿  
更進○辛巳觀騎射於慶會樓北二品以上四人三品以下五十人○  
壬午視事學生李郢與其妹夫正言崔井安潛謀曰若造叔父李興奴  
婢文契者當給其半井安心自喜幸請張有仁等二人爲證筆僞善興  
名署呈都官遂與書于佐郎金永倫曰予若妄語皇天上帝臨之在上  
永倫稅其契未幾事覺憲府劾永倫永倫納井安之書曰井安作誓以  
請安知非是且其時知部琴柔亦曰正言每於常參見我請之彼居論  
諫之任豈作妄言是用稅之耳憲府照律以啓李郢則杖九十井安永  
倫則杖一百也 上曰囑托之事予甚惡之法當痛繩杖一百無乃輕乎  
且琴柔以宰相之薦歷揚清要予亦謂可用之材也今觀此事誠姦詐



之儒也乃下刑曹俱收職牒囚繫按推琴柔往居龍宮即命拿來○禮曹啓分禮賓寺別養猪四百減一百常養孳息猪五百八十減一百八十共計七百爲額若於額數缺少令外方各官充數上納孳息過數則分養於京畿各官從之○宗簿寺啓入學宗親母病妻病無醫女朕視之法非惟取實爲難因此托故而懶學今後令醫女醫負同往朕候以辨虛實方許侍病從之○癸未受常參輪對經筵○知博川郡事金孝生辭引見曰本道使臣往來事務煩劇民生艱苦誠可哀憫往就乃職魁予至懷○禮曹啓九大小朝會引班側身引之至於班序躬身指示有違敬上之義自今引王世子僉知通禮及引正三品以上奉禮郎平身引之各至序立之班平身指示從之○賻琉球國船匠吾甫也古棺及紙五十卷米六石又令行掩壙之奠○兵曹啓平安道赴防別侍衛不顧家產遠戍邊方其仕到不宜與本番在京者同乞日給三到從之○甲申受常參輪對經筵○召領議政黃喜等議事一婦女上寺禁今載諸邦典又有教書法非不嚴而公然詣寺其不畏邦憲有違教旨莫此爲甚禁防條件僉議以聞僉曰六典律文禁令悉備又何別建條章願自今不能考察官吏公然許接僧人並皆痛繩以法爲便一本國地



連野人往來無常或將皮張等物贈遺邊將以異其報邊將舉義不納則彼必不協於心反生羞恨自今邊將所答之辭與回奉條件僉議以聞僉曰如有所贈開道感謝之意仍贈絲布鹽醬米糴等物隨其物價多寡臨時量給似便一禮義天下之大防不可踰越本朝大小臣僚每遇大祖太宗諱晨歸依佛僧廣設齋筵以禱冥福固非禮義之正肆予已令禁斷獨於寡人誕生之晨宗親外戚政府勲臣特設道場私祝壽筭是雖臣子愛君之至情其於禮義何如此而不禁弊將莫救予切念此思欲禁斷何如喜等議曰上教允當孟思誠議曰若以釋教為非則禁設齋筵當自近貴始 殿下每當 祖宗忌晨尚設齋筵以追冥福况以臣子而祈君永命豈曰不可仍舊何如一尹達誠犯罪而死所受科田已曾屬公其子延命連姻王室以是還賜職牒仍追封爵折受科田還給其妻以為守信田何如僉曰上教允當犯公罪收職牒者身死後還給職牒則其科田亦給其妻以為守信田為便一每當臺諫官除授後所由杖首螺匠等所由杖首螺匠等皆刑官卒徒司憲府曰所由刑曹曰杖首義禁府曰螺匠皆曰將為吾等所繫縛街童巷婦亦曰未知若干日振綱乎肆子優待臺諫寬其小失曩者高若海等互相爭詰皆



罷其職今予初以盧閑等爲偏聽曹尚之請令刑曹更覈然只是誤錯  
非大失也何以處之黃喜議曰憲府職掌朝綱糾察百司委任匪輕今  
乃論事錯誤先失於己其於振朝綱糾百司如何左遷可也孟思誠等  
議曰不赦小過下無全人宜還本職上謂黃喜曰思誠等議果契吾  
心卿之心以爲何如喜曰心更思之果如殿下所教○傳旨司憲府  
婦女詣寺禁防之法旣載六典又有教旨中外婦女縱恣無忌公然詣  
寺寺社僧徒公然許接所在官吏視爲文具專不糾察並皆不當自今  
辨諭中外嚴加考察其中不能考察官吏及許接僧人痛繩以法○傳  
旨禮曹君臣之間禮法素定不可踰越古今之大典本國宗親外戚政  
府勲臣當寡人誕生之晨廣設齋筵以祈壽筭是雖臣子報君父之至  
情然揆之禮法則未見其可也其弊至於黎庶縹緲流習於見聞無時水陸  
轉經莫不以追福先王祈禱君上爲托糜費財物設大道場者率多有  
之予念此弊允諸臣僚每遇太祖太宗諱晨私薦冥福已今禁斷但  
有此事尚襲其舊自今以後中外臣庶祝壽等事一皆禁絕以革其弊  
○傳旨平安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人臣義無私交古今通義然本國  
地連野人朝往夕來則不可論以私交故彼人之來邊將視以爲常待



之不疑其來尚矣彼人第以好意如皮物之類贈諸邊將邊將舉義不  
納則無知彼人不協於心今後或有贈送之物荅曰感謝或以縣布或  
以鹽醬米穀隨其物價多寡臨時酌量稱以自意回奉而給之隨即啓  
達并論邊將○傳旨戶曹犯公罪收職牒者身死後還給職牒則其  
科田移給其妻以爲守信田以尹達誠所受科田移給其妻○復以盧  
閑爲大司憲李審執義曹沅玉沽掌令權躡持平○安崇善啓曰琴柔  
之罪則深重矣然昨爲刑曹堂上官今日囚繫刑曹之獄受辱杖首之  
手恐非待朝士之大義移下義禁府推覈侍如○上曰爾之所言大體  
則然矣柔受知府重任再犯知非之罪其可小恕乎爾言雖是予不取  
也謂三議政曰移送憲府何如僉曰上教允當即下憲府崇善更啓  
曰憲府刑曹實則一也乞移義禁府上不听○谷山府院君延嗣宗  
卒嗣宗字不非黃海道谷山人徙居咸興府三世矣戊辰辛禍起兵攻  
遼太祖爲右軍都統使嗣宗以掌軍鎮撫從行及太祖即位賜元  
從功臣之券又賜回軍功臣之券辛巳春太宗賜佐命功臣之璠累  
遷上將軍戶曹典書封谷城君陞判漢城庚寅出爲吉州道都安撫察  
理使兼兵馬節制使仍領吉州牧辛卯十二月丁父憂壬辰正月起復



為東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兼兵馬節制使永興府尹諱減李和英等所  
官民刷為編戶甚多癸巳召還是年冬嗣宗請歸養母 上不許甲午  
二月又以養母再三請假辭甚懇惻 上許之設宴廣延樓慰遣之禮  
曹啓嗣宗嘗以喪父之日未及永訣不勝慟悼每垂泣涕今又憫其母  
老且病乞身還鄉常在左右晨昏調膳且備湯劑奉養可謂盡其孝矣  
夫遭遇 聖明位至將相而能如此盡孝者鮮矣乞依古制旌表門閭  
以勸後人 上從之時嗣宗雖在外頒祿如故蓋重其功而嘉其孝也  
乙未丁母憂丙申召還命為三軍都鎮撫歷議政府叅贊中軍都摠制  
丙申四月封谷山府院君嗣宗寬和恭儉嘗戒子孫曰吾以草萊謫材  
謬為主知以至極品夙夜兢惶或遭譏謗爾等戒之哉至若鷹犬聲色  
一切遠之及卒停朝三日致吊致奠官庀葬事謚靖厚寬樂令終靖思  
慮不爽厚有三子曰慶曰庇曰應○今承文院提調議漢學講隸人移  
聚本院便否都提調黃喜等議講隸人成才不在移不移只在區處得  
宜耳今講隸官曾經榮選視譯學為胡越心實鄙之豈肯常相師效以  
成其才乎蓋本國譯學即齊之莊嶽不置諸莊嶽而學齊語古人所譏  
承文院祿官及吏文生徒不為不多加以講隸之人則年少之徒混



在一處鄉言俚語常與啾咻豈以一二訓導所能訓誨且不樂學者雖日捷而求其漢學不可得也臣恐致彼此俱無成效宜仍舊貫司譯院學官及講隸人合爲一體如在莊嶽之間使訓導官訓誨日用閑話皆用華語令禮曹五日一考書徒加差提調日仕本院嚴加考察第其勤慢月季啓聞雖欲不學必不至怠惰放肆其故不勤業者啓聞科罪如不得已於院東邊造講隸廳以便隸業何如閔義生議講隸官不可移於承文院也但曾經榮選雜於譯學心不樂爲豈肯常相師效以成其才乎宜擇年少成才通事二三及聰慧儒臣十數人皆爲講隸官處之闕內使訓導官終日訓誨令提調每銜日更加考講以漢語二拙所讀精粗第其高下兼考訓導官勤慢月季啓聞以憑黜陟雖欲不勤安敢放肆孟思誠等議宜移講隸人於承文院令本院提調常加糾察申商議承文院專習吏文司譯院專習漢語所任頓異習吏文者旣不歸司譯院則習漢語者歸於承文院臣未知其可也從黃喜等議○咸吉道監司啓寧北鎮節制使李澄玉議本府南面古山城南北綠野洞僧伽院要光完等處有二百五十餘戶可耕之地土地則仍舊加入人物於本處軍人量宜定數別置主將於幹木河則兩處防禦有實矣都節制



使成達生議除割屬土地量定軍人幹木河別置主將便益臣前聞防  
禦大小人民之言伯顏愁所賊人要路而判官率軍赴防不浹衆心臣  
之所見本邑伯顏愁所秩卑判官領軍防禦彼人瞻視不得嚴重加屬  
龍城大川以北於寧北鎮上項古山城南北綠野洞等處共計既足三  
百餘戶耕作之地加入三百戶於寧北鎮前此入居正軍除出二百名  
共五百戶屬於幹木河仍舊稱鎮依他道各鎮例差僉節制使則兩處  
防禦有實且慶源土田亦有二百餘戶可耕之地加入二百戶於本府  
率孔州等處僉節制使令前定二百名加定二百名共四百名防禦則  
孔州等處以禦不至單弱並皆永世長策其餘節制使以將大有爲武略  
特異壯勇人選揀差遣此界山川要害險易及彼人情狀無不究知終  
爲寧北鎮主將何如從之○乙酉親傳太宗忌晨祭香祝○兼大司憲  
盧閑執義李審掌令曹沅持平權蹲等乞免曰臣等愚昧論事錯誤罪  
當不赦 殿下恕臣等之罪月初八日復除本職恩至渥也臣等既非  
石木敢不知感憲府風紀之司糾察之任於已有罪爲國人所笑包羞  
忍恥曾未浹日矣豈宜覲面朝端冒居言官以玷士風乎伏望 殿下  
罷臣等之職無替憲綱幸甚不允○禮曹啓漢學講肄官依承文院例



只行初一十六衙仕專委講習 從之○禮曹啓諸祀饌實醢醢依洪  
武禮制用猪肉 從之○禮曹啓 文昭殿別祭親行儀註內不詳定  
陪祭宗室文武群臣散齋日數與齋宿處所今後散齋二日清齋一日  
宿於公所 從之○丁亥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上命右承旨鄭  
奉議于領議政黃喜等曰今李藝金久罔囚繫推覈事在赦前置而勿  
推何如喜等曰使于他國所犯之事不可不推且李藝金久罔回還累  
朔不啓之罪亦且不小李藝亦因久罔之詐然後殺久罔之咎須令覈  
實以懲後來從之○慶尚道監司辛引孫進箒謝除兵曹參議○戊  
子御經筵○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報啓去歲指揮裴俊以被虜人  
招安率軍到野人地面見敗於嫌真弓狄哈 帝怒思欲問罪命內官  
張信鴻驢寺一負率 帝所火燭軍二百遼東軍一千本月晦時將到  
軒木河召領議政黃喜等議接待節目僉議曰使臣到軒木河其寒  
暄隨宜隨答倘問伯顏愁雨幹木河等處設軍門防禦事由將應之曰  
此地本是我國之境叢爾幹朵里兀良哈等寄住去歲又見敗於弓  
狄哈等流離漂散國家以為此地本吾土地不可閑曠姑設木柵以防他  
彼如曰勅書迎拜禮將應之曰非本國委來聖旨且中朝各衙門亦無



迎拜之禮則我獨何爲行迎拜禮乎彼若強說勅書安於廳上節制使  
入庭行五拜叩頭禮其二使臣若曰入寓城內將應之曰草地新設軍  
門狹窄肆無下處使臣又欲其供億將應之曰新徙之初公私俱乏肆  
未支待暫設酒果以饋其三內官朝官兩使俱向南則慶源寧北鎮節  
制使東壁若內官向南朝官在東則節制使西壁即傳旨咸吉道監司  
令通諭於慶源寧北鎮節制使○庚寅上謂都承旨安崇善曰太  
宗嘗言崔瑩不學無術然其志氣則異乎常人其子孫內錄可用人以  
啓崇善啓曰崔瑩臣未及親見然其心國耳忘家足爲可取上曰然○  
辛卯親享于文昭殿王世子亞獻○御經筵司諫院上疏曰臺諫  
人君之耳目庶司之儀表厥職匪輕故居是官者必先正其身然後可  
以格君心可以糾百官苟有一失安能正人傳曰無諸已然後非諸人  
良以此也近者憲司所決曹尚爭田之事更令刑曹分揀仍於本月初  
八日改下憲司憲司請辭其職未蒙俞允臣等未詳事由徒自聶喞月  
十四日刑曹關到院其請憲府之失固非一端而甚爲切當憲司辭職  
之請誠不苟矣伏望 殿下俯從其請以正朝綱且自今臺諫如有所失  
毋令復職以重耳目之官不勝幸甚 上曰自非聖人誰無小失遽改



除授豈有全入○兵曹啓今觀京畿忠清全羅道監司闕分置倭人等  
並皆安業然各官守令完恤之事有所未至今各道監司當巡行時審  
視更加完恤從之○刑曹啓徒流付處人遞送之時各官各驛或於昏  
夜只押以老弱一人使罪囚連續逃亡過爲陵夷且罪囚雖逃在本家  
其里監考正長知情容隱故不得捕獲今後各官各驛除昏夜遞送  
以壯實數人押送永爲恒式其罪囚逃隱本家而知情不告監考里正  
等依律科罪從之○壬辰御勤政殿受朝視事刑曹右叅判南智啓兵  
曹以忠義衛功臣之裔不可以依軍士例斷罪移于刑曹刑曹推覈以啓  
殿下率皆勿論是徒煩文籍耳乞令兵曹囚繫次知以敬言其餘 上曰  
予已令大臣議功臣子孫犯法科罪之事若擬以啓則允有關失者須  
即付過罪至再犯將罷職事軍法不可若是其不嚴也○尹大司憲盧  
閉執義李審掌令曹沆持平權躡等乞免其辭曰臣等前日論事誤錯  
宜受罪責 殿下恐臣等之罪復令就職然物論方騰不宜覩面朝著  
敢露卑誠欲免職事未蒙俞允爾勉從事雖欲盡職自反不縮欲彈  
人則先自愧屈當處事則心常不慊以此居官豈能自効况今諫院封章  
允合物議臣等皆宜冒處以累憲綱伏望 殿下俯從稟覽之請罷臣



等之職公道幸甚 上曰以如此瑣事何固辭之煩至此乎其速就職  
○生負曹好直上言臣父尚向妻母言辭不恭之罪則甘受矣前此臣  
之再呈上言辭緣推問閔實所言不實反坐小臣其元呈則外祖母權  
氏子女共五人長子尹柔則訐以母令不從已受杖一百次子尹厲稱  
不孝成遺書女子洪姻妻與文由質妻則稱偽造奴婢文契已成文字  
一子一女並無全人然則臣父尚受罪之事非外祖母元情乃偏聽隨  
居子息致誘而然耳其再呈則臣受刑曹之文徃果川陪外祖母而來  
尹登進至漢江奪外祖母而歸此無他弄教外祖母欲令臣父受罪耳  
皆曾啓留至是日右承旨鄭萃將三次上言以啓 上曰好直所言聽  
理則必令權氏對論殊失重倫之意誠爲未便無乃有舉大義覈實之  
策乎議諸朝啓諸臣以聞右議政崔閔德等議曰尹登弄教祖母令其  
父及同腹骨肉相殘誠爲可憎理宜推問然荅曰皆是祖母指揮非予  
所爲則難以更推且好直爲其父報復欲增隻人過惡有違於法未可  
推考工曹判書趙啓生等議曰曹尚向妻母無禮之言非本爲揚說但  
欲發明同腹弄教事母也而妻母不德載諸文字固未免罪責然尹登  
憑藉老鈍祖母其父與同生皆論不孝告官論罪或成遺書其於天理



人情不合甚矣須當鞠問以得其情兵曹右叅判鄭淵議曰權氏子女皆爲不順獨尹登詐爲順孫疑尹登訴其父於祖母使之離間然則父子大變不得不推雖然好直之言非直指其登也未可據以爲推命留好直之狀許贖曹尚之罪○上問吏曹判書申槩等曰以上護軍朴好問爲兼司僕尹何如槩等啓曰官制無兼司僕尹少尹必欲兼之立法而後可也乃令吏曹加設兼尹兼少尹各一○差司譯院注簿金玉振管押被虜逃來唐人金吉狀等八名解送遼東○癸巳輪對經筵○通事文儉回自北京啓曰孟捏哥來與王欽王武等三使臣到遼東見臣等曰今我等齊擊勅書往忽刺温地面來七月間當到爾國年前爾國所虜野人財產頭匹悉令推刷以待吾行召領議政黃喜等議曰被虜人口財產頭匹分置各官曾受勅諭悉令還送獨帖兒漢原係本國具辭奏達給親完聚然帖兒漢既與建州衛人婚嫁已有所生且其父在彼從父而往天下通義父子之情兩不可遏肆予將欲還本已送于平安道矣且撒滿荅失里之馬則初以體大下司僕寺取種及奉勅刷還之時予忘不記司僕寺亦不啓達留養于平安道側聞往者撒滿荅失里伴人來往時親見於路間且今使臣亦有推刷以待之言則義當速



遠况本國人情輕薄必將漏洩豈可容隱初失措置留而不送今悟昨  
非盍亦送回然使臣來七月當到本國今此人馬待勅書送回乎初既  
隱匿寧終不見以實前言何如黃喜等議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勅諭若待勅諭則彼必以謂雖有脫遺之物不有 聖旨終不送還  
必將控于朝廷弊將不絕因其來請即令發還則彼必感喜曰朝鮮不  
待 聖旨尚且送回其心必謂無脫漏容隱矣贊成盧閑等議曰不待  
勅諭發回則臣等恐事或失宜須待勅諭具辭以奏然後發回未晚也  
如或送回則彼之喜悅何間於勅諭前後况於使臣委來之事亦有光  
矣 上曰二論俱佳然初既不出今又無因發還則上啓朝廷之疑下  
實野人之奏不如姑從權術隱匿不見之為愈也黃喜等曰還送遲速  
斷在 殿下之心然隱匿不送恐或不可臣等初不知朝廷下勅推刷  
如此之勤獻議隱置到今思之臣等初議甚為誤錯既知其非宜當從  
正速還俾無內愧 上曰今日難決更議決定○甲午受常察視事 上  
曰楊木谷元征討之事我國使臣再度赴京未聞聲息未知至秋舉兵  
乎前者允察之言未可信也領議政黃喜啓曰是乃允察設言以自矜  
耳○輪對經筵○李邊金何隔二日進講直解小學以為常○咸吉道都



節制使成達生進甘露賀箋○召議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等議所虜  
人口頭匹之事須議政黃喜等議此時送還可也雖朝廷因此復疑心  
無愧怍矣判中樞院事許稠等議還送可矣然待使臣之來未晚也  
上曰令承文院將兩議修回奏草以啓用其語順者參判鄭淵啓曰今  
送野人馬匹已啓內字彼人見之必知其已為國用之馬 上曰此議  
是其議于黃喜等僉曰以相似字作篆改啓入送為便乃命造安字篆  
印以烙之○上命左承旨權孟孫曰人言史官所記缺失甚多前日龔  
麟趾上書下春秋館織悉記錄條件磨勘以啓○乙未受常參輪對經  
筵○青山縣監姜耆辭引見曰臨民之職匪輕汝往就職勸課農桑惠  
恤民隱○傳旨平安道監司都節制使一俟同封事目施行一往者下  
送帖兒漢及所生等本土人出來則就付送回一年前野人財產頭匹  
送還時不載奏本留養本道牧場撒滿答失里雄馬二匹雌馬八匹兒  
馬三匹速遣人捕出送于江界府彼人出來則并付以送曰汝等數請  
肆我國家披訪窮僻督令還本一彼人出來則就付入馬送還若不受  
去則言其將還之意令李滿住知之一彼人曰吾等力弱人口馬匹勢  
難並受則量宜分付八送一今送安字火印與本道平字火印相准



擇其內字相近者加烙于內字烙處使無舊迹一右馬匹今年生兒馬則并烙印八送一平安道都節制使移建州衛關文草朝鮮國平安道都節制使見准禮曹關本曹敬奉 王旨該欽奉勅諭已將所獲人口頭匹財產等物送回去後今據都督僉事撒滿答失里屢常使人索要未還人口頭畜財產等物再行挨究並無財產人口等物止有馬幾匹亦令送回本處敬此除敬依外移關施行准此今將上項雌雄馬匹烙印就付本衛人牽送前去又朝國鮮平安道都節制使見准禮曹關本曹敬奉勅諭已將所獲人口頭匹財產等送回其婦女帖兒漢等幾口原係本國人民已經奏達給親完娶所據上項婦女既與建州衛人婚嫁已有所生男女豈無夫婦父子懸望之情恁禮曹移文平安道都節制使並令裝回完娶敬此關請敬依施行准此今將婦女帖兒漢等幾口敬依送回○尚州任內丹蜜縣男子三人震死○丙申輪對經筵○進獻使李士信回自京師○濟州安撫使李鵬進甘露賀箋○丁酉視事輪對經筵○傳旨禮曹時值暹熟自今五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初十日除常祭○召司憲持平權蹲教曰本府欲拿搶巖僧信正信惠以來鞫問上寺婦女之數然彼老僧豈能盡知其姓氏乎此僧等前日供



稱洪仁富妻亦上寺今考其實乃知其虛也且今已見者頗多若強推則  
 必獄辭連聯延及無辜如洪仁富妻者亦或有之姑懲已見則未見者必  
 將畏懼踴啓曰洪仁富妻本不上寺反稱上寺意必有他婦女上寺故以仁  
 富妻當之也若拿來親問則必得其實乃許拿問仍勿收信正職牒辭連  
 各人拷訊之時有可啓達者則取旨施行○傳旨兵曹文昭殿親享儀注  
 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今儀注軍士等並入南門之內未便今後依已定  
 儀注施行○禮曹啓式年及別試文科乙科第一等幾人賜進士及第乙科  
 第二等幾人賜進士出身乙科第三等幾人賜同進士出身武科乙科第一等  
 幾人乙科第二等幾人乙科第三等幾人以此稱號令詳定所議之黃喜等議  
 本朝經濟元典文科中選者乙科第一人直拜六品第二人三人並正從七品丙  
 科並正從八品同進士並正從九品武科試驗武經七書馬步武藝無不精  
 熟者為一等通二家兵書馬步武藝為二等只通馬步武藝者為三等一  
 等直拜從七品二等從八品三等從九品故文科式年殿試稱乙丙科同進  
 士行之已久固合於元典矣近年別試並稱乙科分三等武科則式年別試  
 皆稱乙科或分一二等至于丁未年別試一等稱乙科二等稱丙科三等同  
 丙科皆不考元典妄立新法輕變成憲實為未便臣等乞式年別試勿論



文武科分等一依元典 從之○上曰咸與人金從南娶九妻恣行暴  
虐曩在 祖宗以爲鷹人近年以來屢進鷹子子謂其 祖宗時舊人  
也或賜衣服因此驕溢至於如此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常人之情蒙

上德則易生驕氣適足以累 上德而已無有絲毫之補是其常理也

上曰如從南者恐或有之移文咸吉道監司劾問咸興守令不能糾察  
之罪以警其餘○戊戌輪對經筵○己亥傳旨戶曹以假屬軍資田三  
百六十結加屬于本宮○庚子傳旨戶曹前此畫成本國地圖頗有相  
錯處今已改畫令各道各官守令各其境內官舍排置向排處所及山川  
來脉道路遠近里數與其四面隣郡四標備細圖畫轉報監司監司各以  
州郡次第連幅上送以備參考○辛丑視事輪對經筵○傳旨吏曹以  
四品陞三品以五品陞四品以六品陞五品者須以正品散官人差下  
各其正品內如難其人則備事由啓達○禮曹啓仁壽府尹柳思訥撰  
進噴雀歌辭載諸樂府令慣習都監肄習 從之其歌曰海東今日太  
平天喜望龍門慶會筵尾扇初開明黼坐畫簾高捲罩祥烟梯航交泰  
金門外玉帛森羅殿陞前儀鳳來庭簫韶成游魚聽管絃我從蓬島來  
獻吾王 歲壽彼何人斯更與封人祝遐年右增減鷓鴣詞雞鳴紫陌



曙光寒鷺轉揚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堯顙喜  
瞻天北極舜衣深拱殿中央懽聲浩蕩連韶曲和氣帶御香住在蓬萊  
壯觀大平何以報來降丹墀盤桃一朵獻千祥右增減古詩與樂詞絳  
憤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濟濟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三邊奠枕投戈戟四境罷槍旗樂  
我外國拱手盡歸依惟我王恩臨遐邇古今稀右增減古詩樂詞綠樹  
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精簾動微風起一架籬微滿院香書  
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九包鳳獻三山壽風動萬年枝文明  
武烈北暴東頑慕義來臣我隣我日新君德更明我右增減古詩與樂  
詞五夜漏聲催曉籌九重春色醉仙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花雜壽香薰綺席天將羨綠泛金觴海不揚波河清泚明星獻瑞  
祥梨園弟子齊奏新聲獻南山於樂我王受天之祐享無疆右增減古  
詩與樂詞景福宮中勤政門祥雲瑞氣擁朝昏垂衣拱手撫盈成聖德  
巍巍配乾坤廣延樓下有蓮池願頌濂溪愛蓮詩小人勿用進君子萬  
世傳無期臣所見漢之廣矣正汪洋樂只且緜緜宗社共流長右慶會  
樓下水營回丹楹碧閣鏡裏開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翠



蓋翻開波底日紅粧明媚水中天龍旗影動瓊璃碧入金鴨鷓鴣班麟之  
趾振公子鸞鳳姿願我主千歲對南山○頒欽賜陰隲書四百四十  
一件于各司及群臣分下名稱歌曲一百三十五件于禪教兩宗藏之  
○壬寅輪對經筵○對馬州太守宗貞盛越中守宗資茂使送人及婆  
猪江野人指揮沈吒納奴使送人等來獻土宜○癸卯輪對經筵○工  
曹叅議張友良上言一欵京外醫藥之設專以活人命也慶尚右道船  
軍之數水營則千有餘名各浦則五六百名而海邊瘡毒尤甚傷寒温  
疫者百有數十頭腹本痛者十常八九令附近各官醫學生徒救療已  
有善令然不解文字之徒未知診候之方安知病狀之輕重藥性之適  
宜由是製造違方服亦不應非惟藥餌之無驗抑亦誤致人命者或有  
之矣國制雖遣教諭一道陸地六十餘郡巡行考察奚暇歷入諸島救  
活船軍乎願自今令遣典醫監醫官一人專事劑藥救療乃下禮曹禮  
曹啟曰擇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前銜權知之可任者分遣各道各一  
人一年相逋巡行救療其勤慢令其各道處置使僉節制使每於年終  
病人救療多小磨勘以啓以憑賞罰從之○令詳定所議濟州牧使  
李鵬今遭繼母之喪仍使居任以轄軍民便否黃喜等議臣等竊聞鵬



父初娶趙氏為妻棄而改娶權氏權氏身死復與趙氏終身同住則趙氏鵬  
繼母也禮繼母之喪同於親喪三年本朝因之亦載元典重嫡母繼母  
者所以重父也世俗只行百日之喪已為薄矣今於鵬尚以往返之難  
賑濟之急不令奔喪仍在其任則是為繼母不行一月之喪也雖身佩  
安危者不在衰絰而即日起復非美事也且濟州在於絕域風教所及  
尚且未洽幸值此舉示以禮制尤為可也時無警備之急但有賑濟二  
事而已然賑濟之責判官尚能當之今兩麥已熟尚可免飢乞令鵬從  
權允于軍務因舊處置以待新官交付而後奔喪庶無廢事而喪制不  
紊矣從之○以河漢為會寧鎮僉節制使漢敬復子也以其將種故  
與大臣議而授之○甲辰輪對經筵○乙巳視事 上曰予聞婆猪  
江野人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右議政崔閔德啟曰白頭山北於時  
郎窟等處閑曠可居意必移此也去丙申年倭賊入寇義昌等七邑皆  
陷於賊以其無堅城也臣謂下三道雖冬不寒方秋冬時沿邊州郡須  
令築城為便西北面慈城等數城已曾築之其餘未築諸邑亦令築之  
以備不虞為便高麗時皆築土為城徒用民力而無功我國築城之  
石無處無之宜築石城以垂永久且築城軍人限日赴役過限則放之彼



軍人等皆不勤力悠悠度日耳臣願因所耕多少抄軍量尺以授城基  
限畢築乃放不限日數則彼必各盡其力矣時有治亂方今大平之時  
堅築城子以爲子孫萬世計幸甚宗社千載幸有不賢之主則雖欲築  
之不得爲耳民之窟穴不可綏也且婆猪江等處閑曠可居終必不爲  
閑地矣兀狄哈倘來住居則是乃強敵恐或不可臣願厚待滿住輩使  
之安集爲我藩籬使通兀狄哈聲息可也 上曰然婆猪江野人秋冬  
時必爲來朝從優厚待誠良策也閔德出 上謂承旨等曰雀議政不  
限日數役民之策如何安崇善啓曰立限日役民之法誠不易之令也  
也上曰軍人徒費日數不盡其力者有之量期赴役畢築後放之若限  
日內畢築所授城基則即放之使軍人各盡其力爲便○輪對經筵○親  
傳朔祭香祝○六月丙午朔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命都承旨  
安崇善往議政府與領議政黃喜等議事一自江界至滿浦九十餘里  
自滿浦至許憐三十餘里其處居民僅三百餘戶每當冬節携老扶幼  
入保江界破蕩家產民甚苦之滿浦口子除木柵改築石城宜令近處  
居民入保避患以除本府往來之弊何如喜等議曰依下旨施行雀閔  
德議曰往者叅議朴坤審視而來曰其地無水不宜築城更審城基然



後築其石城爲便一自理山至烽火臺一百二十餘里都乙漢六十里  
通巾六十里山羊會九十餘里如此遙隔居民入保本郡道途之遠往  
來之勞氏甚苦之中央新寨里築石城以除積年本郡往來之弊何如  
僉曰都乙漢烽火臺距江界府滿浦口子不甚相遠宜入保於兩處通  
巾山羊會距本郡隔絕亦於中央新寨里等處城基可當之處令巡察  
使審視然後築城入保以除民瘼一自朔州至昌城百餘里每當冬節  
朔州節制使率其軍馬赴防于昌城其弊不小自今以朔州節制使移  
昌城以昌城知郡移朔州相換除授何如喜曰朔州昌城相換除授之  
事其議已公然允設邊鎮以裨將居前後左右以元帥居中者四方有  
急則元帥隨即率兵四出救援是古人設鎮之本意也今朔州昌城在  
置之勢意必以此也如將換差必先使人往察使否然後施行可也孟  
思誠等議曰依下旨施行一甲山閭延相距九日餘程自甲山三水歧  
至無路二日餘程自無路至閭延境又二日餘程其間居民非特苦於  
往來之弊其於相資之義亦且乖矣中央無路之池別置縣邑何如僉  
曰來八九月間遣人審其兩官相距道路遠近居民多少耕地有無若  
多有可耕之地則他官人民量宜移入然後置縣可也一沿邊之民越



耕資生其來久矣年前征討後省閩德獻議曰征討未幾時方忿怨如  
不禁耕不無被害宜禁越耕予從其議即令禁耕今聞邊民非越耕則  
生理艱苦民皆咨歎越耕與否僉議以聞僉曰許令越耕似乎速矣姑  
停之以待歸順後觀變許耕未爲晚也一古者戍邊軍民非徒憐恤亦給  
衣服以慰其勞本國南鄰島倭北接野人皆是防禦最緊之處也丙午  
方則倭寇賓服防禦稍弛北方則野人勢似投降心未誠服防禦最  
士卒勞悴宜賜衣服而勢難爲之姑將南方所造月課軍器減數除出  
移給北方軍士以爲私藏何如僉曰口傳軍士則受官軍器新舊交付  
其來已以何必賜給若將帥及赴防大小守令賜軍器新舊交付以爲  
恒式一兵曹啓本朝功臣子孫常時雜犯悉令原免待功臣之後可謂  
厚矣然軍政不可不重士卒不可不練故每值大閱講武之時有犯軍  
令者勿問功臣之後悉皆科罪載諸六典所以重軍法而教士卒也其  
在平時犯軍令者雖原從功臣之後亦令免罪無所懲艾皆非訓練軍  
卒之意臣等謹稽律文隱廢差役條云功臣容隱者初犯免罪附過再  
犯住支奉給一半三犯全不支給四犯依律論罪自今比比律文功臣  
之後常時犯軍令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亦如之三犯見任則罷職前



銜則雖當受職越一次不叙四犯或鞭三四十或一二十隨其所犯輕重科罪以重軍法何如僉曰先當一水車敬差官啓賞灌漑有功守令  
考何以處之僉曰雖別無效驗既有教旨以下番甲士之闕隨品叙  
用示信於民以勸他道之民 上曰功臣子孫論罪及水車論賞之條  
依所啟施行沿邊居民越耕條及北方防禦軍卒軍器賜給之條始停  
之其餘四條並依僉議令兵曹立法又議曰金元生故司正李之番妻  
金氏之婢夫也金氏以元生所產奴婢若干立證佐成文契給元生世  
世相傳永爲使用元生以自己所生無子孫相傳使用之 理故贈於公  
主以爲無緣受贈甚爲不可歲在辛亥議于大臣皆曰受之無妨鄭招  
獨曰不受爲正予從招議使之不受今更思之元生所生奴婢既受于  
其妻之主而又無爭之者且元生之妻四十奴婢本宮使喚人也受之  
無妨喜等曰受之無妨 上曰已知矣○禮曹啓指揮沈吒納奴使送  
千戶童胡泰等言吾等居處人戶三百五十也除離散二百戶時居者  
曰五十戶也因去歲凶歉生理艱窘使我等請糧令承文院提調議之  
黃喜等議曰右人名分雖不及李滿住李撤滿荅失里其部落甚多  
乞依兩人例給糧周給從之○幹朵里童松古老副司直童者音波姪



也願留侍衛禮曹啓依前例除織給衣服笠靴糶料衣經家舍家財鞍馬奴婢仍使娶妻從之○掌令玉沾死特賜棺及米豆共十石先是得病上遣醫治之漶嘗以事親為急嘗為吏曹正郎當遷辭歸養母一時士林莫不歎賞經守三邑清廉勤謹吏不得容其姦○丁未輪對經筵禮曹啓元良哈副司直金山依童海例加職給衣服從之○藝文館大提學鄭招卒招字悅之慶尚道河東人同憲執義熙之子也乙酉中乙科第二人除藝文檢閱丁亥中重試除左正言累遷司憲執義判軍資監承文院事皆兼經筵侍講官尋拜司諫院右司諫大夫上御經筵曰如今何在經筵官對曰今為司諫上曰招經筵不可無也乃命以司諫帶經筵已亥歷工禮兩曹參議拜承政院右代言庚子十月陞左代言壬寅冬拜禮曹參判癸卯出為咸吉道觀察使拜詳之日上引見曰六年侍從予豈欲一日離於左右哉然予之重外卿所知也往敬哉乙巳入為刑曹參判戊申春轉吏曹參判七月移左軍提制庚戌冬復為吏曹參判辛亥陞工曹判書癸丑六月移藝文大提學招天性聰明英邁過人博通經史兼有吏才凡國家儀制多所參定曆算七筵亦皆通曉及卒停朝市二日賜賻致祭謚文景學勤好問文由義



而制景東宮又致賻米豆共二十石蓋曾經賓客故也有二子曰深曰  
沉○戊申御經筵○東部學堂奴禾山乘夜潛入尹三山家園偷摘桑  
葉三山知之使奴拿采親射頭項及身十日乃死其妻訴于兀曹勿之  
按律以啓曰大明律夜無故入人家條已就拘執擅殺傷者杖一百徒  
三年其奴爲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然園內越入未可計以家內  
直入也罪人拒捕條不拒捕而鬪歐殺傷者絞良賤相歐條良人歐傷  
殺他人奴婢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奴以他人例論各杖一百  
皆非正條引律比附 上令右承旨鄭奉議于政府曰三山在亥尤甚  
予欲大懲昔政丞鄭擢擅殺人收職牒放外方擢身爲功臣猶且如此  
今三山乃功臣之後也比擢差緩斷以何律乎領議政黃喜等議曰罪  
無正條引律比附是可疑也經曰罪疑惟輕請從輕典且既曰園內則  
是亦一家內也以家內按律何不可之有宜以杖一百徒三年施行奉  
回啓仍曰近者金達枝殺人以是律啓以原從功臣之後杖一百徒三  
年皆許收贖 上曰達枝雖曰殺人非自殺之乃使人打殺今三山親  
自射殺比達枝則差重宜杖一百贖徒年奉又啓曰其奴各杖九十徒  
年則依六典許令收贖 上曰奴等之罪無乃過重乎雖打禾山然禾



山之死專是三山射傷之致然除贖徒年各杖九十○命給指揮沈吒納  
奴米二十石○禮曹啓 先王先后醉容若不書標至於後世悉難揀別  
醉容背及藏函外面書某王某后醉容從之○賻昭容洪氏母米豆共二  
十石紙七十卷槨棺等物○兵曹啓大小軍士親病則本曹考其本官所  
報以程途遠近計日給暇獨守令之子因擊鼓乘駟未便今後據隣官  
守令所報計日給暇除給驛從之○己酉輪差經筵○傳旨刑曹時方  
盛暑罪囚滯獄誠爲可恤以速斷決輕繫則保放推鞠○李孟畛爲刑  
曹爲左叅判崔士儀漢城府尹許詡司憲掌令崔敬明司憲持平朴安  
臣判濟州牧事○司憲持平權躡啓昨日洪有勤以母之死遂令放還  
俾從喪制臣等以爲有勤之犯甚重 殿下特從寬典只放豐壤已爲  
輕矣今以母喪命放過乎速矣請葬後還放本處 上旨何必如是躡  
再請不允○庚戌輪對經筵盜竊 東宮金銀器皿有貴生者告承政  
院曰前失器皿盡在小親侍韓義之家即遣人偕貴生搜之得金九兩  
銀四兩遂劾之貴生言聞於韓義奴車松而松亦不隱其狀乃下義禁  
府令右承旨鄭峯往議于義禁府曰韓義偷取金銀發自其奴車松之  
口聽理則奴主對辨有違邦典不受則盜宮內之物厥罪匪輕法當痛懲



兩議難斷何以處之僉議以啓曰事于奴主義難聽理其所盜金銀沒  
官可也召領議政黃喜等議之喜等議曰車松雖不直告發自其口及  
其問也暫無隱諱無異告官依本朝續六典奴婢告家長者勿受處絞  
金則盜狀未著姑令還主銀則法當沒官思誠等議車松發言倘非有  
心則依法科罪似乎過重未減何如金銀之議與喜同 上曰奴主不  
宜對辨則金銀雖千百丁豈可枉法聽理乎然車松之言於貴生安知  
陰嘆貴生之問於車松又安知聽於他人而質之歟更加按推辨析何如  
僉曰 上教兄當即命奉徃義禁府叅問又議曰江原道狼川人安路棗  
其父子金浩仁父墳之側浩仁偕妹婿崔有滋率其奴潛發之路訴於  
官有滋在逃推覈浩仁辭證明白三次考訊尚不輸情專指有滋其情  
姦惡論以發塚之律乎更加拷訊歸一推之乎僉曰下刑曹推覈何  
如從之○傳旨禮曹外方疾疫救療之法備載六典然而守令非惟  
不用心救療救療之方未能盡知因此多有扎瘡之人誠爲可恤廣  
抄醫方以下之使中外家家無不周知盡心救療不至死亡以副予  
矜恤之意其方曰聖惠方時氣熱毒令不相染方豆豉一升伏龍肝  
三兩童子小便三中相和煎取一中盞半去滓分三服每平朝一服令

細研

童子小便

三

中相和煎取一

中盞半去滓分三服每平朝一服令



人不著瘡瘦又時氣瘡瘦浴湯方桃枝葉十兩白芷三兩柏葉五兩搗  
篩爲散每取三兩煎湯浴之極良又時氣瘡瘦方桃木中虫糞末細研  
水服一錢又方炒豉一升和米一斤酒浸恒將服之千金方治温病不  
相漆方新布帛盛赤小豆一升內井中三日出舉家服二七枚又方松  
葉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又方新布帛盛大豆一升內井中一宿出服  
七枚又方時行疫癘常以月望日細剉東引桃杖煮湯浴之經驗良方  
傷寒變癘同床不相傳染方每日早朝洗手真香油塗鼻內臨卧時亦  
塗之若倉卒中無藥宜即以紙捻探入鼻中嚏之爲佳○兵曹啓目延  
曙至東坡各驛日守迎送使客多般雜役倍重今所在官給奉足完護  
委察訪檢察如有不用心各官則以其官鄉吏充定日守從之○辛亥  
御勤政殿受朝○司譯院提調啓講肄官除及第外其餘七品以下所  
講考講時不通者依承文院吏文生徒學令行楚按日考講時一旬內  
三不通者及托故三日不仕者囚次知連四五日不通者及托故過六  
日不仕者啓聞科罪講肄人窠闕提調與禮曹同議填差從之○傳旨  
禮曹外方出使大小人等啓本衣或用綾花紙有弊無益今後除之○壬  
子命晉陽大君璩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都承旨安崇善等徃觀藏



義門外自激水車崇善回啓曰於臣所見可矣 上曰天有旱徵移排

于可當激水之處予當親覽焉○吏曹啓黃海道黃州譯學訓導官依

平安道平壤義州譯學訓導例令觀察使褒貶從之○義禁府啓車松

語本主所犯贓無隱諱與貴生無因而說其背本主也無疑矣仍啓曰

嘗買金於韓義之父甫羅知者數人今已自首據此告狀按推何如

上曰此事似輕而實重且後日當以此爲例不可輕斷也乃令議政府

諸曹義禁府提調會議僉曰車松雖不自告謀背本主而發言當依告

本主之典以論之至若據買金者告狀推覈之事領議政黃喜等議買

金自首者若在車松發言之前則聽之可也以車松之言因甫羅知父

子然後來告是緣車松之發言也法當勿受 上曰僉議是矣予當更

思而處之○癸丑視事 上曰有天有旱徵予甚慮焉禮曹判書申商啓

曰近日連雨屢霑禾穀時則可矣若當結實之時不雨則其害不小

上曰然○御經筵○兵曹啓吹角序立圖中軍入直時則左軍東門外

右軍西門外序立左軍入直則中軍甲士四衛東門外右軍入直則中

軍甲士四衛西門外然中軍入直則左右軍各將織紋旗序立於東西

門外或左軍或右軍入直則中軍織紋旗立於南門外故中軍甲士四



衛無織紋旗以官旗序立可也然吹角令無織紋旗而令者不見織紋旗而趨令者皆以謀逆論則用官旗未便且講武時中軍分出則各用三麾依此例左右軍入直日吹角則分出中軍別給織紋旗并命將帥吹角序立圖左右軍入直日分出中軍皆於東門外序立未便左軍入直日則序立於東門外右軍入直日則序立於西門外使左右軍毋失其位後之○義禁府啓直藝文館令又問以日本回禮副使正使李藝所犯構辭啓達又以軍糧補添錢文買束香白鐵私用真珠金薄銀薄稱爲進上而買反稱品惡不進按律杖一百徒三年命只贖杖一百○傳旨刑曹續刑典奴婢告家長者勿受處絞之法亡而本土擅殺奴婢者無見告之門故無所忌憚任情歐殺甚爲不可且違王法自今依永樂十三年王旨更議以啓○判申樞院事許稠啓我朝待犯罪官吏必辨公私而輕重其罰實爲良法美意也臣謂族姓會而爲朝士朝士會而爲朝廷故朝士必須尊待也其犯私罪者彼之自作雖待以極賤可也其犯公罪者不可待以賤者之例也今琴柔金永倫以公罪同繫於衆囚之獄往來就鞫道路聚觀蓋於聖心必有所疾而然也然臣以謂永不叙用之人則雖以賤待之可也若更用之則待之以賤無乃



不可乎又啓曰李伯常嘗守金堤郡群盜並起人多被患爲日已久伯常一日發卒盡捕居民行旅絕不見患伯常之功於斯爲大移任江華欲創館舍乃陷於罪臣謂其情其罪有可議焉又啓曰被罪刑曹者并錄祖父於罪案臣以爲自作之罪書諸罪案可也祖父何罪並書于案伏望量裁上曰判院事之言善矣然大抵判院事以仁慈爲主永倫之爲私罪其證明白判院事何教此言知而言乎不知而言乎琴柔之事亦近於私罪故予并有司推鞠其情柔能辨明則尊待何難伯常之事非真爲區慮也但其捕賊之數考之以啓被罪人祖父并錄罪案之事言之是矣當更立法俄而又教曰永倫之事明白而判院事言之無奈爲柔而教此言乎都承旨安崇善啓曰臣未敢知○甲寅御經筵○禁府啓甫羅知與子同謀再盜內帑珍器罪在不恕且無緣致富弟蓄三妻列置瓦家其盜公私財物以致富無疑矣若依舊放之則公私亦將還受其弊宜與遐方官奴換定從之甫羅知父子並爲新昌官奴○乙卯義禁府啓車松謀背本主罪大明律十惡條奴婢謀殺家長本朝續典奴婢告家長者勿受處終下刑曹令議政府諸曹同議以啓○丙辰御經筵○兵曹啓本曹事務煩劇未能精察三軍軍士成衆愛馬



新頒陣說隸習之事今後令訓練觀每年春秋兩等各一度提調及三  
軍都鎮撫一同考講書其通否報于本曹通者給十日到略通者給七  
日到從之○倭人宗茂直使人來獻土宜○禮曹啓東西活人院  
新病人今當盛暑給碎冰從之○兵曹與軍器監提調議工匠激勵  
及加數條件以啓一前此本監匠人七八百餘名今不過三百餘名其去官  
者舉人自代逃亡故閑者今其本番舉人補之一諸色匠人多居留後司  
令分監匠人舉人定屬差遣本監祿官酌定月課造作傳授於留後司  
載諸會計一尚衣院工曹鑄字所匠人無他役而分番役使或受三時  
之料或受兩時之料或受賞職本監匠人五日相適入番只受一時之  
料各有日役而無時絲綉糊儼禮專掌爲之諸處他役及結造機械之時勿  
論出入番苦役尤甚故其中才熟富強者投屬歇處新屬者亦皆窺免  
向衣院工曹匠人則酌其事之繁緩定數其餘不緊匠人依己丑年軍  
器監匠人移定例並抄移定京中各司及外方各官公賤匠人令主掌官  
以公閑奴子充數如或不足則良人之有巧性者漸次充補一繕工監尚  
衣院工曹等各司各其匠人則分番役使而本監匠人稱爲時急之事  
改達役之未便今後依辛亥年受教使不得啓達役使一本監例定



月課外雜事頗多不干本監雜物令當該繕工曹造作一本監助役  
奴子非他各司奴子之例專為軍器造作也關內各差備及諸處雜  
役定送猥多其弊甚大依已亥年已前例勿定他役一前此諸處營繕  
機械只於立柱時結造今至於蓋瓦丹青亦結之故繕營事畢後罷  
役且於山爐冶諸處造成各處鐵物打造因此停役未便機械鐵物  
等事依前例令繕工監掌之一弓匠二十七加十三速毛赤二十加四  
十雕刻匠九加十一明油匠三加四漆匠七加二矢筒匠一加八弓絃匠  
二加二阿膠匠二加二鼓匠六仍爐冶匠十五加十注匠九加二十三  
銅匠二加四箭鏃匠十三加十鍊正匠六加十五鎖子匠二十四加  
十九造甲匠十四加二十九編縷匠四加十六古毛匠二加六頭具粧  
飾匠今復立十二頭具打造匠今復立二十踏達匠今復立十穿穴匠  
今復立十六環刀匠二加四藥匠二十二加十磨造匠五加五焰硝  
匠三十五仍取土匠三十五仍鑄成匠八加四小木匠九加十一錘匠二  
加四已上在前匠人二百九十三加屬匠人三百十 從之○丁巳日戴內  
紅中黃外青○視事御經筵○禮曹啓洪州人前郎將金吉原幼學姜  
豹青陽人學生林效濟等俱有孝行請並叙用 從之○承政院啓設



官分職各有統屬不相紊亂司僕尚衣院事無大小並皆直啓殊無體  
統之義自今特旨及司中施行細瑣事外大小行移之事度其緩急或  
報仰曹或告承政院施行從之司僕尚衣院內暨監掌便於出納事皆  
直啓且鄭淵爲人辨給提調司僕尚衣院多所紛更故承政院有是啓  
○戊午婆猪江野人李滿住管下劉家加納到江界府告曰願如京侍  
衛報至 上曰此人棄妻子財產出來疑背滿住逃來仍令留置若滿  
住使人來尋給送何如時無逃來之狀使之來京待以金山之例又如  
何令三議政承文院提調等議啓○己未兵曹啓濟州地窄人多生理  
艱苦盜殺牛馬資生者頗多商賈來往貿易牛馬皮以資其生者亦多  
因此盜殺倍多蕃息數少已見盜殺者令今去敬差官盡刷出陸陸地  
有主私賤各還其主平民及公賤徙于地廣民稀平安道海邊各官使  
之安業濟州居人賤口則以所犯度數依律科罪本主知情不首者知  
而不禁者奴子則出陸本主則科罪推刷出陸後犯禁人則安撫使須  
即推覈以啓依他出陸有能告捕者充賞漢拏山上及山下平地牧養  
可當處并皆禁耕前此場內起耕之地雖是破場之後勿令還耕場外  
時耕之地私自築場禁耕陳地以廣牧養從之○召領議政黃喜等議



曰婆猪江野人投化出來願爲臣服者比比有之若從願受之則彼必  
繼踵而來絡繹不絕不惟驛路之勞瘁國家支待將有不勝其弊者矣  
况婆猪江元係建州之衛其人皆受制於中朝彼雖投降非我國所當  
擅受者也前降勅書有曰各順天道輯和隣境是使彼我之間交相通  
好不相侵犯之意也厥今彼人等或願爲來居者或頻數使人者或來  
獻土宜者其爲往來似乎慕義而中心誠僞未敢悉知然彼人之願爲  
來居者一不送回并皆受之則彼將控于朝廷以我朝爲招亡納叛必  
矣儻降勅諭問其事由將何以對欲圖後患當於今日圖之宜具上項  
事因以奏朝廷何如其奏達以書乎以言乎僉曰凡出來人若係上  
國則發還上國若係本國則給親完聚其餘待之以厚送回本土前來  
金山雖自稱本國人觀其勢逃來之人也旣知其詐而受之不還誠爲  
未便亦令送回本處則彼無控訴之端矣何煩奏達右議政崔閔德等  
議曰諸臣之議似矣但其受所管人公幹願爲來居者及李滿住撒滿  
荅失里沈吐納奴等欲遣子督弟姪侍衛者依古者交質之法許令從  
願則彼此相信而聲息相通庶幾兩便矣彼將何緣而控訴乎上曰  
金山自稱本國人國家以詐稱送回則真本國人之在彼者聞之意謂



我國之不納將不出來是杜本國人出來之路也雖曰假稱姑令留置以開本國人出來之路何如更議以聞喜曰國家留金山衣之爵之以爲本國人也今來也叱多也相咨之言曰金山是吾同姓三寸叔則非本國人也明矣其詐稱之實逃來之迹見矣今既知其詐盍亦送回本土乎兵曹判書崔士康曰稱本國人出來者辨其真偽以爲去就則彼人詐稱者必不出來而真本國人則豈無繼踵而來者乎上曰金山出處令禮曹更覈以啓○義禁府提調許稠等啓曰知中樞院事柳殷之犯買金之令本府啓請沒官上曰姑且勿取臣等思之國家旣停金銀捧納之令又立私相買賣之禁令金銀雖曰珍貴之物將無所用謀利之輩必不願禁令潛相挾持買於他邦矣且本朝帶金銀者不得已買於商賈有司按法推劾商賈則以私相放賣科罪士大夫則以欲造品帶原免一金銀買賣或罪或赦誠爲未便臣等願別立一法以通金銀買賣之路上曰果如卿等之言予於立法之初非不知弊之至此姑欲驗之耳今者有妨於民如此立法亦未以何難更改僉議以啓崔士康曰與外國人潛相買賣者痛禁本國人買賣之依前例勿令禁止刑曹判書鄭欽之曰人之寶金銀者以其利用也國家禁用之法嚴密使爲



無用之物民其有不買於他邦者乎本國金銀勢將盡輸於外國乞依  
前例許令買賣僉議亦同 上曰近日改法前犯令者何以處之僉曰  
改法之前已受其罪則已矣幸今未斷其罪而改法之命乃降豈可以  
令前所犯而罪之取之乎 上然之傳旨戶曹往者本曹所啓金銀除  
關內服用朝廷使臣支持器皿朝官品帶命婦首飾士大夫子孫耳環  
外民間私相買賣一皆禁斷然各品品帶命婦首飾士大夫子孫耳環  
是不得已通用之物也民間私相買賣一皆禁斷誠爲未便自今依前  
例勿禁○傳旨兵曹平安道理山江界平壤等處出來野人皆以無一公  
幹開說給糧還送且自今受所管人公幹情願來居者及肅拜後還歸  
者許令上送其餘并勿上送○庚申進鷹使鄭叢通事姜尚傳書狀官  
白劾參赴京詣闕本朝火者鄭善見尚傳泣曰師傳來矣尚傳在本朝  
尚教火者以漢語善在本朝亦學馬故稱師傳尚傳亦泣相詰尚傳妾  
從弟以執饌婢入朝尚傳問其安否善曰死矣見鄭叢曰君爲本朝司  
禁我見知叢等回還不啓見善相話事爲鷹師從行者張賢所啓下叢  
等義禁府治其不啓之罪尚傳贖杖一百叢以功臣之孫免劾參以  
檢察官不能防禁使尚傳等與入朝宦寺相詰贖杖六十○平安道成



川暴雨山崩男女共四名壓死○判濟州牧事朴安臣上書乞免其  
略曰妻病垂死臣本迂儒無應敵制勝之謀請免臣職 上曰予豈不  
知卿之爲儒而任之妻病愈則就職當時皆厭外叙而濟州又在海外  
絕域尤所忌憚今安臣托以辭職人多非之○辛酉倭人藤好又源朝  
臣胤等使人來獻土宜○壬戌成吉道永興府山崩男女共二名壓死  
○癸亥兵曹啓成吉道慶源寧北鎮新設四站驛吏馬匹以其道軍戶  
量數定屬依平安道合排例從之○成吉道安邊高原平安道成川陽  
德等官山崩男女共二十五名壓死○甲子日微暈內淡黃外淡白○  
倭人源義使人來進土宜○仁壽府少尹李吉培上書曰濟州土壤浮  
虛互陳耕種然後可以有秋成之望今人多地窄雖曰豐年猶以海菜  
掾實等物得以資生且本州從來產馬之地也然牧養閑地稀少若珍  
島則土性沃饒附近居民往來耕田全不防禦誠爲未便徙民加入堅  
實防禦實圖萬全之策也濟州人民推刷入居田稅則一從巨濟之例  
減損收齊或里四五十戶或二三十戶因其地勢各里相望之處木柵  
造排疊居柵中夜則擊鐙吹角用心巡綽晝則謹其烽火海望擇定色  
掌常加考察以爲藩籬海珍郡還設島中令知郡事兼任水軍兵船則



於其南面泊立鼻居刀船則於其要害處散泊以備不虞又島內居民  
安業閒令近島各官新自丁閑良子弟與諸島監干等類定爲船軍於  
蘭海門阻隔防禦不緊三內島則渡海船軍來往不易然濟州來往待  
風處也又珍島南北通望相爲唇齒不寧惟是諸島倭賊初程要害之  
地又船泊處蔽風廣闊且耕之地沃饒於蘭梁兵船移泊都萬戶差下  
加設兵船以爲外護則非特珍島近處各浦倭賊不能侵掠濟州每朔  
進上陸人及三邑守令別常等於火及葛頭等處下陸相距六十里傳  
報海珍郡如不及時起送騎十馬則不得已民戶止宿粥飯草料馬匹  
皆令民戶自備其弊不小又海珍郡海邊相距遙隔如有賊變則郡官  
不及往救必矣若海南縣則上項下陸處相距未滿三十里支應便易  
海邊甚近防禦亦便因倭革監務合屬海珍郡今使縣監復立下船近  
處有廬宿委積常加考察以除其弊加定守城軍雖當農月分上下番  
常習攻戰以救邊患若民戶不足則靈巖附邑松寺深林與本郡相距  
百餘里允所徭役及還上受出時來往有弊海南相距不三十里右兩  
縣於海南割屬益地方今昇平日久倭奴心服慶尚全羅各浦深處生  
齒日繁星羅碁布自生自育雖然對馬島地窄人面獸心雖服於聖



化後日標竊之患不可不慮從海散居民戶獨無防禦之備有虧於安  
不忘危噬臍無及各道海邊居民內兵船泊立處外自海邊深至陸地  
各限三十里因其地勢各里作柵疊居守護事件一依上項施行守令  
不時考察則倭賊大舉則已矣鼠竊之寇見烽火聞鐙角疑其預備不  
能入侵如有下陸之賊各里各柵相為救患下兵曹磨勘以啓○司憲  
府啓禮曹參議高得宗生長濟州深知馬匹蕃息之事不願撫綏之恩  
反懷利己之計托以弊瘼築場可當之事囑說安撫使張友良友良以  
安撫使偏聽土豪利己之說不合築場之處誣啓便益上護軍朴好問  
承命審其築場便否不詳察利害安辭啓達並皆不當雖在赦前乞黜  
于外以懲後來命罷得宗友良之職特原好問○壺串牧場馬工匹震  
死○乙丑視事○都承旨安崇善以判中樞院事許稠之言啓之其一  
曰昔司馬溫公中夜衣冠而坐或問之溫公曰思國家之事爾天地之  
心即人心也堯舜塗人初無小異終夜思之曩者朝廷使臣李奇入平  
安道問於都事趙克寬曰此地何盡為蓬蒿也克寬荅曰人民聚居於  
山谷之間故路傍為蓬蒿也然奇豈不知人物之蕭條乎壬子冬婆猪  
江野人等因納金自還之釁竊發侵掠平安道之民受害不淺今來野



入金山雖曰本係我國願勿問根脚還送于本土以絕彼人之釁以安  
平安之民其二曰凡人父母生之君養之君恩至重性理群書切要之  
書也字畫微細艱於老眼願命印大字便於老眼使老臣等永被 聖  
恩 上曰所言皆是然爲國何必謂一事之得失係國之興衰不可謂  
今日納金山則明日野人等大舉兵侵陵而受害也性理群書雖曰切  
要豈能加於性理大全乎事閒則令印頒賜○司憲府啓故知安城郡  
事李稔無子以川寧鄉吏之女善非爲妾有孕稔喜曰生男也名曰天  
錫果生男子以天錫名之稔時病不能起扶起使婢抱天錫詣祠堂見  
之踰年稔死稔之姪李堇尹自堅彌堅等偽造稔遺書分給奴婢于稔  
妻權氏及堇自堅彌堅自堅之妹察判李孟珍察訪金叔儉等妻極論  
善非平日不順之狀天錫計以孕產之月亦非吾子也自堅等會于孟  
珍妾家偽造其偽造之事在赦前難以罪之謂天錫非稔子之罪在赦  
後自堅等律當杖九十徒二年半權氏爲從杖八十徒二年 上曰權  
氏罪雖可憎非奸事不可杖之也徒杖皆贖之孟珍大臣也雖曰不知  
其書造於妾家其妻在受奴婢之例將何顏立於朝乎收職牒金叔儉  
并收職牒○司憲持平權蹲等啓都染署令李希信告身曾到本府以



其有痕再經不出蓋希信古名士文曩爲長興庫直長時犯奸庫婢事  
覺被囚終未能辨即改士文爲希信要掩其過既誤矣又守恩津縣昵  
愛隣官娼妓季秋率居衙內故不出告身又聞希信以自己婢子冒爲  
妾父林吉陽之婢以贖季秋林川守李栗知情許贖有違奉法之意移  
忠清道問李栗許贖之由本道回報曰希信率居季秋于京臣等以爲  
希信昵愛季秋踈薄正妻呼希信婢子問其由其婢曰季秋因爭沙缸  
陵犯正室不可不推欲鞠問其實希信令其妻洪氏告狀歸咎本府曰  
風聞容隱赦前等事何以鞠問條陳揚說臣等冒居法官似乎未穩宜  
當避嫌 上曰毋嫌推考以啓○遣各道海道醫員○丙寅日暈內淡  
黃外淡白○御勤政殿受朝○司憲府啓崔井安李郢僞造文契井安  
律當杖一百徒三年李郢杖九十徒二年半琴季金永倫稅其文契永倫  
杖一百琴季杖九十從之但以季曾收職牒且永倫素與井安交井安通書  
密請使郢還受已納僞造文契改納他增數僞造文契永倫不告於季  
而稅給柔罪比永倫稍輕故原之○頒鑄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于承  
文院司譯院此二書譯中國語之書也○丁卯御經筵○一歧守源朝  
臣胤呈書禮曹請米禮曹啓九州人賜米不可開端只給進上回奉



除賜米從之○樂工尚樂山金仲止等訴于司憲府舞隊黃植高欽等據  
驪啓達奪吾等官爵改授他人本府執植欽等推問 上聞之曰予聞  
樂工等不能音律者纔習樂譜例遷能音律者每隨講武未及試才不  
得遷秩予特收不能者之職以授能者司憲府因問植欽等予欲下刑  
曹問其因問之故何如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召本府掌務問之然後下  
刑曹可 上從之召持平權躡使崇善問之躡答曰植曰 上點其官  
案可改差者下吏曹改差欽曰 上使臣等議其可改差者書名以聞  
下吏曹改差屬 上之言不故因問辨之 上曰植欽等言辭雖不一  
皆予所爲釋欽植等推問樂山等告訴植欽之由○禮曹啓野人余山  
本非我國人民且背滿住逃來理宜還送本土從之○戊辰御經筵○  
回賜藤好九正布一千一百九十四匹○已巳視事 上曰金山真非我  
國人耶禮曹判書申商對以真非我國人民援舉東八站娑娑府地面  
以對其言支煩商爲人有口辨每於朝啓言事援引不切之事重複啓  
達或至移日未罷詣朝啓則人曰言長者來今日朝啓必以兩罷矣○  
御經筵○禮曹啓今承 上教考倭館禁防條件備載六典謄錄申  
明舉行東西平館及墨寺分入客人無時相訪互相往來近處居生謀



刑之徒因緣相通潛隱貿易其弊難防東西館合爲一館加造閒閣高築四面欄墻日出後開門日入時閉門以嚴出入俚物貿易閑雜人等公廳貿易時外勿論館內館外與客人等潛隱對語者隨即拘繫依違令律科罪以杜潛通之弊今詳定所議之黃喜等議依禮曹所啓施行但平明時開門初昏時閉門何如許稠議宜用禮曹所啓東西館合爲一館加造閒閣高築四面欄墻以嚴出入之防但其體制臣想往年入朝時所見金陵館舍之制就會同館之北築客館四區每區各有前後廳廳之左右各有寢房又各有大門自後廳至大門左右各有行廊彌曰吳蠻驛第一所第二所第三所第四所同在一垣之內今依此制舊館仍舊就館之南加造二所并舊館爲四所館之大小隨地之宜酌量造排從稠之議○司憲府啓前此每季月監獄府及刑曹司諫院各與奉命內侍別監同審典獄署義禁府留獄囚人內侍別監賫啓本而進今續六典季月監獄不錄奉命別監依六典除奉命別監典獄署囚人啓本則刑曹賫進義禁府囚人啓本則本府賫進從之○司憲府啓尚樂山金仲止等訴黃植高欽等依誣告反坐律樂山爲首杖一百仲止爲從杖九十 上曰予命改差而告訴植欽等固當罪之然無知之人



何足論也其原之○上曰前此漏刻更點本無所據今考授時曆法以造漏器毫釐不差故欲令以此用之然前此漏刻人定則夜深罷漏則太早今造漏刻比前則人定稍早罷漏稍晚且人之言曰若從今造漏刻則人之出入早晚失時從在前漏刻則因人定之晚罷漏之早盜賊乘間興行右此二者何取何捨若曰從授時曆而有防於人之出入則依前此更點隨宜進退例使之進退乎雖曰早晚稍違於前以此用之乎僉議以聞都承旨安崇善啓曰去夏之節則人定早罷漏晚秋冬之節則人定晚罷漏早如此之時尚無出入之難又無盜賊滋興之患况今造漏刻製造之精無毫釐之失何有他議乎臣愚以謂一從今造漏刻 上曰卿言然○庚午禮曹啓解女真文字者不過一二人將為廢絕侍朝人及咸吉道女真子弟中解女真文字者選揀四五人屬於司譯院定為訓導兼差通事之任從之○辛未御經筵○召中樞院事尹淮禮曹左叅判權蹈集賢殿副提學僕循等會于集賢殿考閱資治通鑑其文義難曉之節叅究源委輯覽釋義以至諸書撰其所解逐節附之名之曰通鑿訓義又選文臣集賢殿應教金未校理柳義孫右獻納李中允前右獻納李師曾集賢殿修撰李季甸副修撰崔恒吏曹佐郎南



李瑛世子左司經魚孝瞻司憲監察姜孟卿奉常錄事閔媛等參校又  
以左承旨權孟孫蕪掌之○兵曹啓前此中軍司直二十一副司直三十  
十司正七十四副司正一百五十五左軍司直二十一副司直三十司  
正七十三副司正一百五十五右軍司直二十一副司直三十司正七  
十三副司正一百五十五今革中軍司正十五左右軍司正各十四共  
四十三各軍副司正各二十八共八十四加設各軍司直八共二十四  
副司直十五共四十五從之○兵曹啓前此各色補充軍二品以上妾  
產則不計仕日自三品至七八品妾產則考其仕日多少并考父之職  
品隨品叙用其祖職品無舉論之處故其孫不并叙用續六典繼去官  
當次各品妾產補充軍等子孫則上項去官補充軍等其父職品雖不  
相當依六典承祖品去官從之○刑曹啓車松之罪與政府諸曹議之  
右議政崔閔德等議依所啓施行領議政黃喜等議車松之罪依律則  
杖一百徒三年依本國六典則處絞然違教之請臣等所不敢伏惟睿  
裁判書崔士康等議更考律文施行 命減一等○傳旨戶曹於京中  
及留後司新舊穀貴之時聽民自願給米豆買鑄錢五千斤於是二千  
斤令留後司買之三千斤令軍資監買之每一斤折米三斗五升豆則



倍給民間米豆貴爭納之○壬申御經筵○平安道有虫害穀令其各  
官依續典膳錄致祭差人捕之○刑曹啓殘暴之徒一於奴婢不得告  
訴擅自歐殺今後雖有罪奴婢如有不依法決罰任情枉刑者則三切  
隣及五家之長隨即聚會禁之若枉刑致殺則三切隣五家長奔告管  
領外方則告監考正長檢驗傳報推劾科罪其三切隣管領正長等不  
用心考察歐殺後知情容隱之狀現露則當身及三切隣色掌推覈重  
論其奴婢等陰喚三切隣及色掌告言者一依奴婢告家長例施行從  
之○癸酉御經筵○司諫院左正言崔庵啓昨日命右獻納李中允任  
集賢殿參修通鑒訓義然臺諫之於諸都監古無執書卷告課之例今  
中允親執書卷告課提調與常負無異提調暫不動容在中允之心固  
無嫌矣於國家待臺諫之意何如不待已而用則改職銜何如上曰  
予將考前例庵乃退 上曰昔修 太宗實錄時亦有如此之事何以  
處之左承旨權益孫啓曰其時獻納李璽監察康慎俱以臺諫雜處諸  
僚以爲未便改除他職仍啓曰以臺諫參是事雖曰未便闕內承命之  
事非他諸都監各色之例也況此乃學中事令中允仍仕何如從之○  
以曹倫衡爲中樞院使尹淮藝文館大提學金益精禮曹左參判李叔



畝刑曹左叅判尹璠工曹右叅判朴葵同知中樞院事姜籌吏曹右叅判田興刑曹左叅判權蹈慶昌府尹南智中樞院副使權復吏曹左叅議僕循吏曹右叅議盧龜祥禮曹左叅議李孝仁禮曹右叅議許侗刑曹左叅議裴屯刑曹右叅議金世敏工曹左叅議金聽工曹右叅議陳遵右司諫遵喜得是官見人曰何以得見都承旨拜謝乎使予得祿妻子無飢活人陰功甚大真所謂鄙夫也○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恪上書曰臣別無才能過蒙 上恩位至資憲濫受重寄但臣年六十一歲宿疾纏身日增月加不合成邊然圖報無由宜當斃而後已臣妻在全羅道全州癸丑三月始患風疾全身不遂命在須臾特命內醫賜藥治療僅存性命尚且卧床呻吟矣無子無女頓無湯侍之人若曰免官救活固非父母之故有違公義非臣素志意欲換道此重彼輕人皆不欲未免避重就輕之責此臣所以日夜痛憚鬱悒不已者也若給擔持軍人草料粥飯使親戚中一人率來則誠幸矣而時當正農恐防農務且病勢彌篤道上或有不測之患則是非細故也幸今 上恩至重北邊歸服永解水溢賊徒自息防備稍歇倘得一月之暇與病妻得以永訣則何幸如斯臣無復望也不允○甲戌御經筵○加選同僉知敦寧府事



安玖兵曹佐郎禹孝剛奉禮郎李永眉世子右司經曹石門集賢殿博  
士全淳世子右正字李季曉慶昌府丞鄭昶司正李甫欽承文院著作  
郎李繼善禮賓錄事李智長等十人叅修訓義○乙亥視事○向化人  
子孫李兩等上言曰迺受父田而資生戶曹以爲無功勞並皆收取  
召領議政黃喜等議之僉曰依科田例如有可給者則給之都承旨安  
崇善曰限已身仍給其田身後還屬公何如上從崇善之言又議韓  
朶里李大豆子右在侍衛可否僉曰許今從願施行從之○親傳朔祭  
香祝○前禮曹叅議高得宗上書曰臣鄉濟州人物鮮少草木茂盛時  
良馬得以蕃息自戊戌年以來人多起耕水草漸至不足叅議臣張友  
良爲濟州安撫使時深念此弊意謂平地所放之馬不如山林入放之  
馬去已酉年迺代而來漢拿山周回築場馬匹入放事啓達承政院承  
命問臣以築場便否臣心亦謂山林則經冬不彫之木鬱密成陰夏宜  
避暑冬宜避寒入放之馬肥澤體大矣而平地之馬無藏風避寒之處  
至於冬節多致故損且無識之類數多縱火耕田若此不禁則地氣焦  
爛山無草木馬之不蕃明矣故具辭以啓臣豈以一己之利不念國馬  
蕃養之計乎築場之策實畜馬之長策也馬之多損非築場之故也自



築以後馬匹驅入於山林使之自生自育則良馬多出而無瘦損之弊矣只因深山長谷馬賊興行牧馬之人徒懷目前不失之計不思後日多損之弊使不得任意自適朝數暮計如驅群羊加以連歲旱甚草木不盛馬之多損職此由也而曰築場之故則非臣之所知也或謂牧場之築土人之所利也若以築場之後田不私築爲言臣鄉土習糞田之牛作群而放騎載之馬不爲牧養其能私不築場而爲稼乎若以破場之地人各占耕爲言古場者在東西兩極土性尤甚浮薄互相陳荒乃可耕作孰欲占耕而爲利者乎土人之願莫若今場內山田耕稼而已山田則難大旱山雨或作不爲甚旱雖暴風林木蔽翳不能全損其不欲築場人人之所同也而况橋里家舍農田山田之中地品尤良臣母所賴以生者也而見入於場基之內臣若以利己爲心則友良築場之策豈肯而從之乎臣生十歲隨父來學再登科第早知事上之義且重蒙 聖恩爵位踰分罔知報效矣而其以利己之計誣罔 天聰也哉憲府請臣之罪心懷利己之計啓達築場 殿下從輕典只罷職任息至漚也然利己之累一及於身臣何舉顏而立於朝乎伏望更下攸司命遣察訪臣之場內家舍田地有無與場外占耕田地虛實考其踏



驗之記明正推覈若晉利已之跡則臣伏誣罔之罪死且無憾矣啓留  
憲府闔司避嫌○咸吉道監司金宗瑞密封上書曰寧北鎮節制使李  
澄王事目一允察初來時言語則恭順意欲騎馬入城門同來指揮太  
伊及守門人等堅禁乃下馬入城一凡察再來時言語則恭順西壁許  
繩床不坐自己持交床西壁置坐一允察自鎮城西指五里許自己古  
基設木柵欲領斡柔里人等居之聚百餘人于猛哥帖木兒古基北峴  
謀議一允察畏丐狄哈與妻父李將家將欲構屋鎮城西南間二十餘  
里山間潛隱以居一凡察前日入朝時到婆猪江李滿住家累日留連  
一同類人潛說欲移居婆猪江已送戶人于婆猪江農作一允察使其  
子贈綵段一匹不納温言饋送一凡察初見之日贈紫鷲翎二枚受之  
若允察與滿住作黨則不無後慮以他人公然制之不可也以往者被  
殺入子弟似爲報讎而制之何如臣愚竊謂其殺人之罪爲自己且  
受爵於上國者無因而聲罪似難然此人終必爲患不可不早爲之計  
若如唐人三下之言及其婆猪江移徙之時包藏禍心或虜人口或竊  
牛馬則因事追討何如邊將之畫不可不聞彼人移徙固無定期待之  
之策不可不早圖伏惟 上裁召領議政黃喜等議曰今觀咸吉道監



司之書予意以謂凡察雖可去之人今無致討之罪舉無名之師甚爲不可若凡察或偷牛馬或掠邊境則邊將任意區處可也僉曰上教允當詐爲被殺人家乘閒報讎之策似爲未便斷不可從上從監司之議內傳于咸吉道○刑曹啓以邊氏告狀及朴葵公緘荅通觀之朴葵於妻叔母邊氏處傳得奴婢文契片無遺失之理然而繡縫不納葵又言邊氏曾犯口不可道之罪謀欲寢之設宴以慰仍給奴婢若干口以誘之而大事得免之後反生謀計還奪會許奴婢朴葵之罪則固大矣且邊氏口不可道之事雖在赦前未知事之輕重如或得蒙赦宥之事則已矣如或關係匪輕未蒙赦宥之罪則置而勿論無乃不可乎邊氏贈與奴婢二十餘口謀欲免罪哀乞贈與之狀已明所贈奴婢沒官與否贈與真僞令彼司推覈何如上曰口不可道之事若關係國家則受奴婢而不告罪固大矣若非關係則以赦前之事舉而言之亦非細事况以卑幼言尊長過失罪亦大矣且葵素在妄近來得疾然而功臣嫡長不可以散舉爲監司會知有如此之罪則予不叙用處之何如喜等啓曰下司憲府推覈若干國家則邊氏并推崔閏德等啓曰下義禁府推覈非關係則只論告官赦前事及卑幼陵尊長之罪乃下義禁府推覈以啓







(B)  
732.55  
4724  
[v.4]  
no.20  
0163678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0